

陳登科著

杜大嫂

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印行

杜大嫂

著者 陳 登 科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

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

遼東分店印刷廠

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

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·遼一——二〇〇〇

序

整個的說來，這本東西是寫得很好的，它的特點是樸實、自然、結構相當完整，是以農民自己的語言，以直接的表現方法，有頭有尾的敘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。使人讀來感到親切、生動。

當然在寫作技術上，不免是粗糙的，例如某些場面的重複、敘事上有些疏忽不連貫、詞句上的累贅、甚至還有一些別字，假使您是想讀一本精緻完美的著作，也許會感到失望，但這却真正是工農同志自己的創作。

作者是貧農出身，種過田、推過車、當過兵、參加革命以後，當勤務員，後來受到一位同志的鼓勵學着寫稿，接着就做了『鹽阜大眾』的工農通訊員，並且受到表揚。以後在錢毅、路汀等同志的培養和幫助之下，經常寫東西，現在是『鹽阜大眾』的記者。但是單獨寫成一部小說，這還是第一次，因此在作者來說，這還是習作，他本人也說：『還需要人具體幫助！』

作者是有才能的，如能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學習，多注意從實際中收集材料，研究經驗，並提高寫作技術，是非常有前途的。同時我們可以樂觀地預測：解放區群眾在翻身之後，必然會湧現出大批的工農作家。但是，必須我們文化工作者，學習錢毅、路汀等同志的精神，耐心幫助和具體指導。

最後還要提到的是：作者讀過一些新小說，因此學會了新文藝的寫作方法，作者又熟悉舊形式，因此也接受了一些舊形式的好處。但也正由如此，某些地方的『新文藝筆調』的描寫，反而顯得有些

做作和不自然，而另外一些地方却又採用了一些舊小說、鼓詞上的陳言套語；新舊夾雜，顯得不很調和。我想，作者很可以不去搬用這些新和舊的陳套，而儘量的應用他自己所熟悉的語言，寫出很好的東西來的。

鄧南築

五月十五日

目錄

一	杜李莊	(一)
二	逃難	(四)
三	暴行	(八)
四	你走了嗎	(十)
五	連環保	(十三)
六	頑強	(十六)
七	投降的下場	(三三)
八	逼租	(三九)
九	暴動	(四六)
十	堅持	(四五)
十一	叛徒	(五三)
十二	天亮了	(五六)

一 杜李莊

杜李莊，就是前後三莊的議事廳和娛樂所，不分寒夏，天一晚，多遠就聽到杜李莊，二弦四胡，吹呀！拉呀！唱呀！跳呀！笑呀！貫人耳朵，前後大莊小舍，不問青年小伙，老頭小孩，晚飯碗一丟，不約而同的，很自然的就到杜李莊湊起熱鬧。

杜李莊面前有一條直通盱眙的來往大道，西有沿河的長山，北可望到洪澤湖帆船、霧氣。麥子、玉米、黃豆、山芋，就出在他們家。

杜李莊在八九年頭裡是窮困萬分的，提到杜李莊，三里路以外人就不曉得有這麼一個莊子，是個沒人到的地方。

全莊十三家子人家，有十二家子是王九卿的種田的。走出人來都是樹葉掉下怕打破頭，忠厚不堪的主子。

在這莊上過去是有一個老規矩，每年頂到秋莊稼一收，交十冬臘月，犁耙傢伙一掛，把老板陳債一算，拍拍身上泥灰，挖幾車荒堡，把門一閉，鍋碗擔子一挑，有的奔山打柴，有的跑江南，有的討飯，一直到清明前後，春耕播種的時候，才看到一家半家開開門，烟囪冒冒烟。

提起他們的老板，倒是赫赫威名，在蠡橋的週近，蛇螺三五十里，提到王九卿三字，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鄉裡五十歲以上的人，未曾開口說王九卿的名子，很自然的豎起大拇指，連棍是棍的：

「噫噫噫！人家是祖代有脚力啦！」把有脚力三字說出來後，頭還要點了幾點，搖上幾搖。

王九卿的父親，祖父，都做過團董，他本人從揚中六師畢業回來，做過七年的頑鄉長，在新四軍來後，又做過士紳參議員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大清算時才逃到明光，鬼子投降之後，蔣介石發動內戰，他就參加還鄉團。

杜李莊十三家子，除小包頭李玉林一家子外，別的都是砸雞泥堡沒得，靠種王九卿的租田。

莊上有個莊頭杜得才，混名叫「窮算盤」，每年一到春寒閉戶的時候，他把鍋碗擔一挑，領住大家要飯，到那塊出頭打浪都由他去，因此很自然的成了這十二家的莊頭了。

杜得才本來家有三畝六分祖業，在民國二十年種了王九卿的七年田，把三畝六分田倒貼光了，想錢大的泥團子看看也沒得，從此他灰心不種人家田了。

他的人雖窮，是很有骨氣的，他常常對他的兒子杜學華講：「人窮不怕窮，要有骨氣，就是要碗飯也要有漢氣，無論如何，不要向人去低三下四的。」

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天，新四軍從路西過來，建立淮南民主政權，他在四〇年秘密的就做了農會長。

才開始減租，頭一炮就是他把杜李莊領導起來的，連經二年減租、清算，到一九四二年，不管寒夏，看不到有一家弄荒堡頭再閉起門來，天一晚，談談笑笑，比壩橋的橋口還熱鬧起來。

到一九四三年鬼子大掃蕩，這位貼心爽直的老會長，在洪家小山根被鬼子逮去，帶進盱眙城，經三絞三放，一直到臨死，他未說出一句毒話，未掉一滴眼淚的。

他的兒子杜學華，看他死了，死屍也未弄回來，連夜要求參加民兵，替他父親報仇。

杜學華的母親在少年時代，苦起來是不分寒夏的，三百斤重車子直推，就到現在是七十歲的人，還能挑幾十斤的擔子。

杜學華的老婆，杜大嫂，生得一身精壯大漢子，兩腿像木頭扛子，走起路來像走騾子，差不多的男人不是她對手，耕田肥地，播麥撒種，樣樣全套，杜學華終日在外工作，家裡就靠她領仔種田。

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，杜學華分了田，他一家的生活變了樣子，尤其是杜大嫂苦得更來勁。

她走到田頭上，看見一人多高的稔頭，長下尺把長的拐，比牛角還大，歡喜得嘴張有小瓢大，拔起一顆稔頭，拿往家跑，送到婆婆面前：『老奶，老奶，你看看，我家那年長過這樣大稔拐的，今年真天意，人翻身田也翻身了。』

她日夜在想：『我家今年有八畝稔頭，就收三石一畝，還能收到二十四石，一不少人家的，二不欠人家的，我一家睡在家裡吃，也吃不了。』

七月十三，她一人正在田裡弄稔頭，學華從區裡開會回來，走到她跟前，咕起了嘴：『甭！這稔頭光弄，還不曉得吃得成，吃不成呢！中央軍到明光了。』

她一聽說中央軍要過來，心往下一恣，呆呆站住，楞上半天才說出話來：『真的嗎？』

學華摸摸稔頭拐，望望女人：『怎不真的呢！區裡開會，叫人趕快準備呢嗎？』

她晚上睡在床上，想稔頭長的那樣好，能收多少一畝，又想中央軍要過來，王九卿那樣兇，長長嘆了一口氣：『唉！到怎好！』

古城、桐城、來安、六合的炮聲都打響了，遍地的謠言更沒底：『國民黨的第五軍，是廣西猴子，爬山過嶺如飛，七十四師，全是美國發的火箭炮，能打六十里，這兩部分人在蔣介石面前誇過口，

包打淮南。」這些謠言把她心裡更弄糊塗了。

敵人的炮聲，越打越近，鳳陽、嘉山，都被敵人佔領，天長六合，敵人亦進攻，在義澗與新四軍打一仗，四面看看圍上來，各莊各家，藏糧，窖衣服，忙得翻了。

杜大嫂的心裡，如小擲顛頭的一樣，七上八下的跳，她抱住金保，這家門口站站，那家去張張，看人家都忙窖糧食，藏東西，她呆呆站在旁邊嘆氣。

盱眙城裡的商人，紛紛搬下鄉，她抱住小金保站在大路旁，看一輛人來了，她多遠就迎上去：「消息怎樣啦！」就這樣問了一天。

她晚上睡在床上，細細在算賬：「今天是七月三十，鬼子投降還沒一年，田分過才收一季，又要過那罪日子了。聽王九卿當了還鄉團大隊長，如一回來，老百姓一口命就沒得了。」她日夜在焦心。

二 逃 難

天快到半夜，忽然，門嘖嘖敲了三下子，從門縫傳進很小的聲音：

「杜學華，杜學華，快！快！快起來，盱眙被『中央』佔領，前隊已奔壩橋來了。」

杜大嫂從睡夢中，模模糊糊的，耳朵裡只聽噥噥喳喳的人聲。「情況！」「情況！」看見她丈夫杜學華跑了出去。

她一把推開懷裡的孩子，碯碯爬起，衣服伸進一隻膀子，踏下床邊，撈幾把摸不着鞋子，赤脚跑

出門口，『鴨保爺呀！鴨保爺呀！』

在雪亮的月光下，東頭跑到西頭，她急得雙腳直跳。

六十歲的婆婆，磕磕衝衝，跑到門外，『大娘！大娘！杜學華呢！』

『見鬼了，好好的睡到半夜，眼一睜就跑得不見了。』

『昨晚人就驚驚慌慌，要麼又有情況了。』

『情況，情況，一聲不響，就走了，家裡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是該死的，他還顧嗎？』杜大嫂氣憤憤的說。

『你把衣服穿好，到張二嫂家去望望，分隊長在不在家，打聽打聽，到底是什麼話。』

杜大嫂輕輕走近張二嫂門口，用手慢慢推開門，張二嫂很驚慌的向外走，兩下碰到懷裡，張二嫂一嚇，向後倒退幾步：『那個，那個，那個呀！』

她也被一嚇，往門後一讓，『我麼！我麼！分隊長呢？鴨保他爺未來嗎？』

『親媽媽，你想把我嚇死呢！怎麼的，學華未告訴你嗎？中央軍過來啦！我剛剛想去喊你，我家分隊長和他三弟都走了，他三娘這麼在家哭呢！我勸也不行，你再與我去。』

『我……』

杜大嫂一句話未有回答出來，被張二嫂一把，拖着去了。只見張東舞老婆張三娘，正睡在地下拼死拼活，放聲打滾亂哭亂罵：

『小爛屍首啲，你沒天良啲，你把我娘兒倆撩下靠那個啲，你真狠心啲，我不與你拼死就算了嗎？』

張二嫂拉起掛角，一把撫住她嘴，苦苦的解勸，『好三媽，你莫哭，這大風頭不讓一下就行啦！他們不會走遠的，我包不會下去遠的，昨晚後莊邊踏踏的新四軍向北開的呢！』

『氣是真氣死人，我家鴨保他爺走，連一聲招呼都未打過，腳趕腳不見了，不要哭了，哭還把人笑呢！』

杜大嫂剛剛開口解勸，婆婆在前莊喊了：『大娘哎！大娘哎！金保哭了，快來家哪！』

杜大嫂趕到家裡，氣咕咕抱起四歲的小金保，不用分說，就拍拍拍打了五六個屁股，孩子哭得更厲害了。

婆婆很心疼，走到她跟前，一把搶過小金保，抱在懷裡：『乖乖，乖乖，我心哪，奶奶抱。』

她的氣還沒有出足，又伸手去撕金保的嘴，婆婆抱得緊緊躲到屋裡去。

她拿起一隻小板凳坐到門口，嘆了一口氣，低下頭來正要想些什麼，忽然在西南上傳來轟轟轟的炮聲，她一頭站起來，『快！奶奶，打大砲了。』

婆婆坐在床上，爬也爬不起來，光喊：『鴨保呢！鴨保呢！』

她剛走進房裡，轟轟轟！格格格……大炮聲，機槍聲，如在她耳頭眼裡響的一樣，失失慌慌，拉起鴨保子，回頭就往門外跑，抬頭一望，只見遍地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，挑的挑，抬的抬，哭哭喊喊，如攤筐推的一樣，滔滔向北翻，牛、驢、豬，也夾在人堆裡亂竄。她心裡一嚇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到婆婆手裡去搶金保，『跑跑！』

槍聲看看也響到莊頭上了，婆婆更慌了，『大大……娘，你……帶仔子逃吧！』

『你……也走吧！』

「唔……不……我要看住這窮家破業的呢！」

杜大嫂懷裡抱住金保，手裡拉住鴨保，頭也未掉，滿田踏荒，一直跑二里多路，嘴張有碗大，往地下一坐，爬也爬不起來，兩腿直行如豆腐一樣，癱了。

拉起藍布褂子，揩乾臉上的汗，剛想站起來望望，莊上的人又跑了，她看見人跑，也不知深淺，只有抱住金保拚命跟住人跑……

母子三個，天一亮就逃出來的，馬在小窪子裡一直到中飯後，連頭都未敢抬，兩個伢子哭喊要飯吃，往她頭上爬，坐起望望，滿眼跑反的人。

四禿子馬長太一家六口子，跑得五離四散，急得他像離水蝦子一樣，亂蹦亂跳。

杜大嫂一下望見，拚命的喊：「馬四爺嚶，馬四爺嚶！怎樣哪！」

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家人跑得一個沒得了。」

「中央軍怎樣了？」

「來啦！朱莊，宋莊，前周後周，馬莊，我們杜莊，小季莊，橫豎幾十里，插不下腳去全是住的滿滿的，後邊還是踏踏的，直行半邊天塌下來了。」

她一聽這消息，心裡撲通撲通跳得更厲害了，自己越加沒主意，恨不能母子三個都躲到老鼠窟裡去。

媽媽找兒子的，姑娘找嫂子的，老頭找孫子的，哭哭啼啼，馱的馱，措的措，來來去去，使得她心裡更痛恨丈夫，拉過兩個孩子，狠心慣開不要了，摸摸大孩子手，摸摸小孩子臉，親親兩個孩子的嘴，心又軟下來了。

孩子餓極了，在懷裡亂扛、亂撞，她爬起看四轉莊子上望不見人烟，只有又坐下來，抱住孩子流淚……。

天晚了，蚊子嗡嗡在頭上繞，兩個孩子哇哇的叫，敵人的氣球，在她眼前一繞一繞，她把一個洋布褂子，朝頭上一蓋，連大人帶小孩子，往地下一馬，動也不動，心裡只想把兩個孩子抱的緊緊，死在一塊吧。

「你看燒起來啦，這是王莊啦！這下我們莊上不得了，燒清了。」雜雜的人聲在叫着。

豬喊馬叫，這些聲音都在她耳朵裡說的一樣，喊的一樣，她大著胆子，抬起頭來一望，汗毛孔直豎，遍地火光，把在她前邊逃難的人都照得清清楚楚，她一嚇又馬下去，只聽在她後邊的又喊起來，「唷！這塊又燒起來了。」

兩個孩子也被火光嚇得一聲不哭了，乖乖的躲在她懷裡，她不想丈夫了，也不恨男人了，不知不覺入了夢中。

三 暴 行

太陽掛到樹梢上，喜信來了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奶奶，跑住喊住：「你們來家吧！俺親媽媽的都死絕種了。」

她一顆心突然平靜下來了，抱起金保，拉着鴨保，飛快的迎上去：「奶奶呀！走啦！」

『死了死了，死乾淨了，貧親媽媽的，比土匪還胡，各家都挖地三尺啦！』

她一聽，心裡更好似掉下一塊大石頭，格外寬快些了。帶住兩個孩子慢慢向前走着，到小西莊路口，看見滿田被燒的一灘一灘的灰，莊園一轉埋起樹頭，一道一道的曲線壕溝，一彎一彎，弄得她分不出東西南北，豬頭、豬皮、牛頭、鷄頭、鴨爪，大的，小的，堆成堆子，破衣服，破棉胎子，大一塊，小一塊，如狗拖的一樣，一眼看不盡，板凳桌子，傢具什物，都堆滿在敵人工事裡。

她走進莊子，看見各家裡裡外外，人屎馬糞，米麵糧食，糟得如糞塘一樣，她不由想起家裡了：『唉！奶奶在家，又不知怎樣了』。提心吊膽的向前走。

顧鳳其家十四歲的小姑娘，被五個中央軍輪姦，就落一口油氣，睡在地下，肚子一抽一抽的，兩隻眼睛，白眨白眨，淌不下一滴淚來，他的媽媽，抱住她的頭在乖乖姦養的喊，看看那兩隻眼發死魚色了……

她的眼淚，拉拉的淌，她不能再看了，帶着兩個孩子一路哭着走了……

小朱莊的哭聲，又迎上來了，越走越近，哭聲震滿她的耳朵。

西頭朱四高的六歲小伙，被獸軍砍掉一隻膀子，割去一個耳朵，還睡在床上哀哀的叫，他的媽媽，他的爸爸，馬在他身上哭……

朱錦仁的老婆，被敵人戳四刺刀，肚腸子一灘淌在外面，六月的孩子，在她懷裡『攻』來『攻』去，找奶吃，她的丈夫，哭得癡癡迷迷，指手劃腳，頓腳捶胸的亂跳亂罵，她的十六歲的閨娘亦哭得暈死過去，睡在她的媽媽旁邊……

這一路悲慘情景，更使她心痛，更關心她的六十歲婆婆，眼淚流的越兇，拉住鴨保：『乖乖！快

走！奶奶在家呢……。」

她一路悲悲慘慘，失失慌慌，奔跑到家，看見六十歲的婆婆，抱住一捲子被撕爛的破衣裳，直僵僵的睡在地上，她手裡擦去孩子，抱住婆婆：「奶奶，奶奶，你儂怎樣哪？你儂怎樣哪？……。」

「唔……。」

「你儂心裡怎樣哪？」

「你……：……你把我金保帶好，我不碍事。」

兩個孩子，拉住奶奶的褂子：「奶愛，奶愛！」

「乖乖！乖乖！奶奶不能動了……。」

四 你走了嗎

四五天莊上看見人行走，遍地的秋莊稼，看不見有一個人收割，耳朵裡傳來一陣一陣壞消息，馬舍孫伯禮被還鄉團王九卿抓去，用鐵絲穿起手心，吊在樹梢上，三天才死；湯培富被活埋在土裡，頭上開天門，血噴出有幾丈高；還鄉團潘立中高長興三天殺死十八個老百姓。

她日夜在想着，新四軍真走了嗎？鴨保他爺也真走了嗎？我們夫妻未吵過，未罵過，未紅過臉，六十歲的婆婆，兩個孩子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當真能全擦下來嗎？

她睡到半夜，說起夢話，大喊大叫：「新四軍，鴨保爺，你走了嗎？你真走了嗎？……。」

混混沉沉的婆婆，被她喊醒：『大娘啊，大娘啊！你喊什麼啊？』

她夜裡聽到蔣壩的砲聲，轟！轟！轟！她坐在床上，一句一句的禱告：『菩薩，菩薩！你顯顯靈光，救救老百姓，打勝仗，打回來吧，打回來吧！』

八月十一號，太陽將漏土，三十幾個還鄉團，配合一百多個獸軍，把莊子包起來。

她拎一個菜籃子，走到河邊，忽聽西邊機槍聲：咯咯咯，通通通，拍拍拍……。

她一嚇手一鬆，菜籃子滾到河裡去，拼命跑回家，抱起金保，跑到後邊圩溝裡，想起鴨保與六十歲的病婆婆，丟下金保，又回來，架起婆婆，拉住鴨保：『快跑，快跑，打機槍了。』

一家四口子躲在圩溝裡，槍子呼呼在頭飛着，大砲彈子，轟！轟！轟！一顆一顆在她們面前炸起來，泥都炸到她們的身上，奶孫三代馬在圩裡哭：『今天我們奶孫四個都死一塊了。』

她一手抱住兩個兒子的頭，一手摟住婆婆，頭碰着地禱告着：『菩薩，菩薩！新四軍走了嗎？鴨保爺走了嗎？你走了嗎？你真走了嗎？』

一陣槍聲砲聲過去了，朱大媽在莊上喊：『民兵打勝仗了，皮養土匪中央把一鍋鷄子呼爛爛的，一簇未撈到吃，被民兵打死一個皮養機槍手，這下蝕本了，這下蝕本了。』

杜大嫂馬在圩溝裡，聽到民兵打勝仗，在圩溝裡一頭跳起來，兩個孩子與婆婆她都不問了，直奔朱大媽跟前跑去，一頭跑一頭喊：『朱大媽，朱大媽，民兵在那塊哪！你儂看見鴨保他爺嘍？』

『走了，走了，連那個打死的中央軍機槍手，也被拖去了，現在恐怕走下三四里路了！』

她呆呆站住，如一根木樁一樣，望望朱大媽，掉頭望望後面圩溝裡，眼睛定住了神：『你走了……』

五 連環保

王九卿做起還鄉團的大隊長，從盱眙帶來了一批逃亡地主，住在壩橋，築起三道水圩子，一道樹頭圩，兩道鐵絲網，十天當中，蓋起二十六個碉堡，放下十七鄉的鄉保長，各地還鄉團出動沿莊登記戶口。

她正在家煮中飯，小花蛇李三，頭戴西洋式禮帽，穿一身短打。嘴啣香烟，一路咿咿呀呀的哼着情曲，走進她的門：「啞！杜大嫂，今天早上潘保長來打過招呼啦！國軍再來各家要忙招待，不準一個亂跑啦，現在各莊每十家子都辦起連環保，這往後那一家犯罪，十家都犯罪，唉，你要當心啦，明天就發門牌了！」

她把火又在鍋塘裡，連撲四撲撲熄了火，撇起了嘴：「李三爺：你儂做做好事，我們女奶奶不能登家！」

李三把一隻獨眼一瞄一眨，頭慢慢一歪，眯眯一笑：「這有什麼關係呢？學華他們被擠進東海，一網整攏，現在還有嗎？國軍來，你就慰勞慰勞國軍，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

地板起臉，走出鍋門口：「李三爺，你儂這說那家話啦？那個不是父母養的。」

李三在屋裡轉來轉去，那隻瞎眼睛的水淌到鼻溝上，拿出大紅的小手帕，揩了又揩，伸手在嘴嘴上摸：「你實在不願意慰勞國軍，就慰勞我吧。」

她的臉紅得像豬血一樣，膀子一揮：『李三你放規矩些，你要慰勞，家去就叫你的妹妹慰勞。』
『你不要兇，還不叫你認識我嗎？』李三發了一句空狠，揚揚而去。

她的心如針一刺一刺的難受，丈夫走了二十多天，也不見一點影訊，中央軍來了，還能跑跑，躲躲，地方上的壞人一到怎法？……。

一轉臉，李三手裡真的拿了一串門牌來了，一進門朝她家三隻腿的小桌子上一攢，氣兇兇的：『這就是連環保的門牌，我們家是紅的，一塊洋錢一個，馬四禿子他們家參加過農會是綠的，五塊洋錢一個，你家杜學蕪當民兵幹部是白的，要十五塊錢一個，現在就要你家拿錢來呀！』

『李三爺，你儂做做好事，我家連一張紙也沒有，那裡有十五塊錢呢！你儂當真就要我一家死嗎？』苦苦的哀求。

『嗨！不要說多少廢話，快拿錢來啊！這門牌是保長在縣裡領下來的，不是我家做的哪。』

『李三爺，李三爺，就是保長領下來的，請你儂說說好話，我實在拿不起，你儂當真……。』

獨眼龍小花蛇李三，拿出一支大克雷斯的香烟，擦起洋火，連吸了幾口，仰起了臉：『我說你啊，只要能就這麼馬馬虎虎的，這一張門牌，就十張門牌都有我……。』

她走到小桌跟前，一把搶過一串子門牌，朝門外一攢：『你家去與你姐姐媽媽馬馬虎虎的，奶奶就不要門牌，奶奶就不要門牌，你殺去，你殺去。』

李三被罵得頭也不掉，拾起門牌就跑。走到東邊馬四禿家小屋角跟前，嘴裡才咕嚕一句：『明天與你算賬，非叫你認得……。』

她坐着倚在小桌上，兩隻眼睛，拉拉的淌下淚來，翻過身子往小桌子上——『唉！這叫我……』

她的病婆婆睡在房裡，一句一句的聽着，床被抖得咯吱咯吱的響：『大娘嘍，大娘嘍，你到張二嫂家去避避吧！這些沒天良的，說什麼就能幹什麼哪？』

『媽媽！你儂跟家不曉得呢！一天到晚過來過去的，那一莊上沒得他們的人吆！唉！橫豎是……』

太陽剛出來，她從河邊把一小梳子的水拎到家，李三帶着保長和四個自衛隊，衝進她的門：『媽哩皮，你家當民兵幹部，滾出去，滾出去，封門，封門。』一陣哭哭喊喊，兩個孩子與她的病婆婆都被拖到門外。

高長興從身上掏出二寸寬的封條，上寫好『匪屬』兩個字，斜貼在她家門上，拍得服服貼貼的，惡狠狠的說：『限你家三天回來自新，不然這十家裡的連環保都要封門。』跟着沖沖的又走了。

她一家四口子，圍在草堆跟前哭，婆婆抱住鴨保，她就抱住金保，草堆跟的穰草都被滾成麵子。

馬大媽媽，顛顛跛跛跑來：『大嫂，不哭，哭有什麼用，人走到什麼時候就說什麼話，明天就去找杜學華吧！』

吳大奶奶磕磕衝衝也來了：『大嫂啊，趕快去找啊，拼命也去把學華釘來家啦，不然我們這十家子全沒命啦！這麼各家都弄得四肢入扣，你還飛得掉爬得掉嗎？』

她心裡弄得十五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沒有主意了，在草堆跟站起來也不好，坐下去也不好，看侂子哭，又拉起侂子，拍拍拍打了幾個屁股：『甯親親哩媽媽的，我害死就害在你這兩個追命鬼身上。』

走到門口，伸手去摸摸封條，一嚇又縮回來，脚蹬了幾下，又跑坐到草堆……。

婆婆睜開眼：『大娘，大娘，我快要死了，你去找吧！我一輩子生他這麼一條根，他還能不領我嗎？你去找吧！』

她聳聳肩膀，揩一揩眼淚：『他……他回來，他回來，就要去自……』

她的心，正如一團亂麻，千頭萬緒，張東舞的老婆，眯眯帶笑，抱住她的膀子：『杜大嫂，保長剛剛在我家的，說只要你能把學華找回來自新，各事就不碍事了，他還拍心口大包呢！』

『張三娘，自新，自新，那他們就肯來家麼？』

『不回來，就行啦，你明天與我一塊去，硬釘也要把他釘回來，他們都一個個跑了，就把我們擱在家受罪，那個不是命啦？要死死一塊。』

『張三娘，這事我不能，我……我不去。死去男子絕一房，死去女人倒塊牆，我不能害他……』

『杜大嫂，你這人真死腦筋，他不顧你，你還顧他呢，去，去，明天與我去，我與保長說過呢。』

馬大媽吳大奶奶也團上來：『杜大嫂，你跟張三媽一齊去，好大嫂子，你去吧！我們十家的性命都在你身上，你做好事，救救我們這十家命吧！』

她頭低到心口去，一聲不答，心裡……。

張三娘抱起她的頭：『好大嫂，你答應吧，這連環保大家都要受你牽累，只要你答應一句，我去找保長來把封條撕掉。』

她昏昏沉沉的，睜開了眼：『連環保，連環保……我……不害別人，我去找吧！』

她晚飯未吃，睡在床上翻來覆去，心裡如榔頭顛的一樣，思前想後：『連環保逼住我去找，自新，我坑害他，不……我們夫妻未紅過臉，未吵過嘴，史萍介紹我……時常與我說，硬死不做尋漢子，唔……我……不能，史萍還躲在張二嫂妹妹家，我要去問問她。』一傲爬起來，在一簷子下，光下面，如燕子飛去……。

六 頑 強

十一號的天亮，她剛踏下床邊，遍地跑反的哭聲，震聾她的耳朵，一把拖起史萍，衝出小草棚子。

兩千多敵人，拉下十多里路長，一個篋箕帳外籠頭，把她們攏到小窪子，一齊捉住。

她與史萍，夾在一千多個老百姓裡，帶到了敵人的總寨，她們頭上一沒字，二沒招牌，一到了據點，單單把她們兩個人提進廟裡去，關在一間四面不透亮的小黑房子裡，史萍心裡如掛一面大鏡子，輕輕靠住她的耳朵說：『我這次被逮住，是靠不住了，你如出去，望你告訴黨，我是決不出賣人民，決不失去共產黨員的氣節的……』

她擦擦手面上的灰，揩揩眼淚：『你望好處想，這麼多人呢，我們臉上那塊有字嗎？』

『不……你是不要事的，唔……是靠不住的，你參加黨，是我介紹的，你丈夫亦是共產黨員』

，你受了黨的培養，黨的教育，你千萬不要向敵人妥協、屈服，污辱了黨，你如忘記了我的話，你就是出賣了黨，出賣老百姓，出賣你的丈夫，我死在陰曹地府也不閉眼睛的。」

社大嫂哭，哭得講不出話來。

史萍拿出花格手帕，替他揩揩眼淚：「你莫哭，你回去告訴張二嫂，將來你們要繼續把全區的婦女領導起來，爲人民、爲黨、爲你們自己起來向敵人算回血債，我在做鬼還來幫助你們的，你放心吧！」

兩人正在把頭抱得緊緊的在哭，走進一個獸軍，提着盒子槍，狠狠的把史萍帶去……。

獸軍營長，臉上用針尖挑不起肉來，滿嘴金牙齒，被大烟薰得如黑豆粒子一樣，住在李家大樓上，一見史萍走上去，冷冷笑了一聲：「你是史萍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就叫史萍。」昂昂的回答。

「你是區婦抗理事長嗎？」

答：「是的，不錯。」

問：「你曉得你是什麼人嗎？」

答：「我是共產黨，還要你說嗎？」

問：「你曉得你這全區有多少女共產黨員，好好告訴我們，今天我絕對寬大你的。」

答：「共產黨員遍地有，你沒有資格要我向你回報。」

這個獸軍營長，翻起一雙烏龜眼，牙咬咯吱吱的，把桌子一拍：「你不要迷，今天還逃得過老子的手嗎？」

「你不要兇，我死！死！是光榮的，就怕你這些蔣介石的匪軍，美國漢奸，死後還要被人民千刀萬剮的。」

狗賊獸軍營長，如黃龍牌的瘦臉，陡如血潑，驢腿在樓板上一蹬，轟通，震倒屁股下的坐椅：「好，帶下去。」

史萍諷刺的笑了：「不要兇，你瘋狂幾天，你還怕人民不清算你這筆血債嗎？」衝衝走下樓來。杜大嫂看史萍被一個如惡狼的野豬帶走，一陣骨軟筋酥，馬在牆跟，咽咽的流淚，暗暗在那裡默唸禱告上天神靈，保佑不死，一心想拿自己去替換史萍。

史萍在她背後輕輕睡下，用手撲撲她的肩膀：「你不哭，英勇堅強不屈的共產黨員，這句話你要永永遠遠的記住……」

「唔……唔不能讓你一人死，唔要與你一塊去。」嗚嗚的又哭了……

殘酷的敵人，要用血腥來鎮服人心，在西廟大操場上，製造一座殺人的刑場，當中埋起一根四丈多高的吊桿，現打一枝鐵鉤，扯起木鈴，把所俘去的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一千多個，都集中到這新築的殺人坑上，四面架起輕重機槍，手裡端着雪亮的刺刀，剝去史萍身上的衣服，與杜大嫂並排綁在吊桿上。

獸軍營長，拉出三尺多長的指揮刀，梘了兩梘：「現在就是自新，死，兩條路，你揀吧！」

「姑奶奶是爲人民要和平，要民主，堅決要殺清你這些美國漢奸的，你殺吧！」

獸軍營長如孫猴子穿山，一跳上了講台，漲紅了臉，喊破了嗓子：「這是匪軍，破壞社會秩序，危害人民，昨天被本國軍活捉到，大家看要不要殺啦。」

一千多老百姓，睜圓滴滴的淚眼，盯住史萍，恨不能從天上掉一顆炸彈，把兩千多中央軍炸死乾乾淨淨，救出了史萍，那塊還有人聽到這個狗營長講的什麼呢！

獸軍營長，看全場鴉鵲無聲，急得臉上的汗珠有豆子大，拉拉往下滾，暴躁的叫：『媽哩皮，全是匪，再不做聲，機槍架起來掃，掃，掃……』

四面的機槍和雪亮的刺刀，對準了他們，逼住他們同意，他們只有閉起了眼，等待着死……

史萍怒睜着鵝眉眼睛，激昂的大罵：『你這賊頭賊腦，要怎樣姑奶奶就快些，無恥的臭話，還好意思往下講嗎？一路姦淫燒殺，難不成老百姓的眼睛還不是雪亮的嗎？』

獸軍的營長站在台上無恥的笑：『好，好，不做聲已經是默認同意殺了，快，快，今天來提高她的女權（？）』

一個獸軍，穿一身紅衣，頭上紮一塊大紅布，拿一張雪亮的苗刀，走上去伸手將史萍兩隻奶子，一刀下去，只見她牙一咬，挺起胸脯，渾身的肉跳都未跳，被三個獸軍扯到半空去……

血染了她白白的嫩肉，掛在天空，她高呼着：『共產黨萬歲，人民解放萬歲，毛主席萬歲，萬萬歲……』

全場的老百姓，根根汗毛直豎，呆呆站着，熱淚拉拉往下滴，五十多歲的朱大媽，再也站不住，一頭倒到人背後去，嗎啦一聲大哭起來，杜大嫂被綁在木柱上並未破嚇倒，怒睜着兩眼，滿臉暴起青紅的疙瘩，恨不能衝上講台，一口咬死那個發命令的狗賊營長，兩行眼淚，更如山頭的大水一樣，直沖下來……

杜大嫂走進陰暗的牢房裡，坐不住，睡不着，馮在小窗子上，迎着月光，從史萍遭受敵人的殘殺，敵人的機槍裂在四轉螺，那一張殺人的苗刀，是怎樣快，吊在天空裡，史萍是怎樣喊的，喊些什麼話，一字一字的回想，又想到史萍平時一到她家，抱抱金保，親親金保嘴，幫助她家割麥，對她自己的關心，照顧，幫助，培養，介紹她參加共產黨，一陣心酸，滴滴的熱淚，點點落到窗口，又淌到地下，從她的悲慘熱淚裡發出英勇不屈的呼聲，我……死……，人長千年也是死……樹長萬年劈材燒，我死……我要與史萍一樣的死……。

二更天時，門嘩啦一聲，走進兩個還鄉團，電燈直射她的眼，走上一把，推得她搥了幾搥攢到門口：『走。』

她硬起兩腿，衝衝的進了後廳，見一個三十多歲的還鄉團，戴着紅邊的眼鏡子，冷冷的問：『你是與那個婦抗理事長在一起連來的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你姓什麼？』

『姓杜。』

『你當什麼幹部？』

『老百姓，種田。』

『你爲什麼與他在一起呢？』

『跑反的。』

『你家不是種王大隊長家田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你的丈夫不是當民兵中隊長嗎？』

『當。』

『到那塊去了？』

『我不曉得。』

這個狗傢伙的問話，突然停止，一付狗眼睛急出眶外有酒杯子大，兇狠的閃灼着，額上的青筋暴躁的蠕動着，驢喊一樣的聲音嘶叫起來：『你怎麼不曉得？』

她亦挺起了腰，睜圓剛強的眼睛，很嚴肅的板起她的圓臉：『我不曉得，我們女奶奶五里路也不能到，怎曉得呢？』

這個狗傢伙，從坐椅上一頭站起來，桌子一拍：『胡說，究竟到那裡去了，不說吊起來！』

一根三股無情的小麻繩，把她吊到離地三尺高的中柱上，團團的轉着，兩隻手膀子勒有篋深的溝，臉上剝時走色，她只有閉着眼睛，低着頭，以死的決心來對抗敵人。

一根二尺多長無情的馬條子，在她背上猛猛的抽，一人打够，又換一個，鞭鞭要她招出丈夫來，她的衣服一塊一塊的有洋錢大，跟着鞭子飛了，肉一塊一塊滴到地下，她還是一句話：『打死我，我不曉得。』

十根鐵針，戳在她十個指頭上，還不住弄小棍攪來攪去，逼得她乾脆的回答：『你拿刀來殺死我吧，砍下人頭碗大疤。』

一顆疼痛的心，只有在想死。戴紅邊眼鏡的還鄉團，從睡椅上跳起來：『叫她硬，拿豬鬃來。』

從中柱上放下來，兩隻手橫綁起來，一把頭髮打散，切到木柱上去，兩隻腳往繩扣子裡一伸，兩頭一收，上下緊緊，動也不能動一下子，她渾身更麻木了。

『你說，招不招？』狠狠的問。

『死！是前生註定的，未定生就定死，我是該派死在你們手裡，你殺吧，你殺吧！』

吃人的還鄉團，解開她的懷，四隻筷子，夾起她兩隻奶頭，二寸多長的豬鬃，一根一根刺進他的奶眼裡去，她哇啦一聲：『親媽媽……』昏死過去。

一碗冷水，澆到她頭上，半天又甦醒過來，敵人更進的繼續逼她招出丈夫。

她那昏昏沉沉的心，模模糊糊的想：『我死了，他還跑在外面，兩個孩子擦把那個呢，媽媽，婆婆，兩個老人都六十多歲了，不是活活害死她們嗎……』但是她又想：『不，我不能，史萍臨死，她要我永遠記住她的話，陳小四子回來自新，剛剛三天又被敵人活埋了，我不能害他，我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送，殺就殺，砍就砍，一刀兩斷，我不做尋種……』

左邊奶子被豬鬃插滿，又通右邊的，死過去，活過來，一連三次，兩隻奶頭子插進廿一根豬鬃，一直攪到天快亮的時候，幾條惡狗精疲力盡，才放下繩子。

七 投降的下場

她身上的血灑透破褂子，在她睡的赤地上，一汪的血塊子貼在她身上，她兩手與渾身的傷全部暴

夏小矮子，聽到打聲，哀叫聲，親眼看到帶出去架回來的悲景，他的魂魄早飛到天外了，即時臉色發黃，針刺不出血來，活活抖抖走出牢門。

夏小矮子，一出牢門，慢慢從小褂口袋裡掏出三天前的自新證，心裡好像安定一些了，脚步也穩正一些了，放心的走了。

五十多歲的潘二瞎子胖得像如來佛一樣，頭上光溜溜的坐在睡椅上，夏小矮子一進門，連忙雙手送上一張自新證，他看了又看，臉板板的問：『你跟王大隊長當過鄉丁的，准你自新，你把槍與人交出來啦？』

『我不敢再過河呢！怕他們要懷疑我！』

『混蛋，你這樣就自新嗎？你還來欺騙我們嗎？』拍托拍托幾個嘴巴。

夏正和的嘴，牙掉了，血拉拉的淌，更回不出話來。

皮條子更連連的抽：『你說，你說，杜學華是不是共產黨員？』

『是的，是的。』

『他們還有多少人？』

『六十幾個。』

『有多少槍？』

『三十幾根。』

『你什麼時候能把他帶回來？』

『這……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』

「什麼這個，那個，幾天？」

「那要動員她家女人去，才能回來呢！」

「好，限你三天，在牢裡把他老婆動員好，不就殺你的頭，你要當心噢你的頭！」

杜大嫂從夏小矮子走後，心提在手裡，耳朵豎起來聽，一點聽不見叫喊聲音，正懷疑夏小矮子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忽然聽見夏小矮子哼哼啞啞的站在屁後。

她慢慢掉轉頭來一望，只見夏小矮子嘴裡的血拉拉往下淌，輕輕的喊：「夏二爺，你睡下來，我問你，你招未招出杜學華來啊！」

「唔……未……。」

「你怎樣哪！要未要你自新哪？」

「唔……未……。」

夏正和想要她動員杜學華回來自新，睡在路旁邊，臉一陣一陣的發燒，要說又很難開口，睜開老鼠眼，朝她望望，頭又低到肚子上去，連耳朵也變成大紅緞子一樣，紅上加紅了。

夏小矮子的頭，曲來曲去的，只得厚着大紅緞的臉：「杜大嫂，學華他們快要走了。」

「夏二爺，怎樣哪，到那塊去啦？」

「唉！要不是開走，我倒不回來了。」

「他們現在到那塊啦？」

「怎麼到那塊啦！天天東裡躲到西裡，撈不到東西吃，每天一頓也不可，兩頓也不可，前天又動員，是我們撤退的幹部，都要參加隨軍學校，開到山東去。」

「夏二爺，這話是真的嗎？」

「怎不是真的呀！我是日裡聽過報告，晚上跑回來的。」

「嗯！夏二爺，這叫我一家倒怎好？鴨保他奶這幾天還不知死活呢！活活坑害我一家了……。」

「唉！杜大嫂，事已到如此，不得不爲，有得跑在外面受那倒頭罪，就不如來家受了，我看你還是想法找他來家吧。唉！我是捨着命闖了，死也死在家了。」

「這……個……不……不能……你……你是承認自首了嗎？」

「唔……未未未……我未自首。」

「來……來家，就要自首，上了活扣子，不，又到那天能回來……唉……」想想就哭起來了。

她大睜着兩眼，似睡非睡，糊裡糊塗，千年古代的想，「夏正和跟過王九卿，當過頑鄉丁的，他順過去了嗎？我聽他的話，就要去找鴨保爺回來。他是爲我好的，在外受罪，不如來家好，這種天下那天得太平呢？跑到那天是好呢？我就信他的話吧！我去找他回來自……不，陳小四子自新三天被活埋了，張東舞被人打死了，女人不還守寡了嗎？不，我不，夏小矮子變成壞人了，我從此以後說話要留神，不再與他多談了，不要上他的繞。」

夏正和現出了原形，從此他說的話沒人相信。

牢裡二十多個人，都如細豬的一樣，兩手被紮得緊緊的，每天只解開吃一次飯，每當一桶玉米糝的稀粥抬來，大家首先裝一碗給她，夏小矮子沒碗沒筷子，沒人理他，光看那人影在桶裡搵，吃不到嘴。

牢裡人每個人都知道夏正和自首了，一見到他，比看到鬼還犯惡，把身子都滾離他多遠的，杜大

嫂看到他更是連眼皮都不睜的，弄得他狗咬刺蝟沒落下嘴，成爲牢裡的孤鬼。

夏正和的『任務』，一天緊上一天，逼得他更似死在當頭，一天連打七次，到第六天情況更加緊張，一根線粗的牛筋，切住兩隻大拇指，翻吊在樑頭上。

夏小矮子如牛喊的在嘶叫：『王九卿，王九卿，你心毒死人啦，我跟你做三年的鄉丁，跟你殺過十一個人，你逃亡了，我替你家照顧好好的，筷子不動你一隻，還把你老婆小孩子送給你，我對你那塊虧心哪！你欺騙我回來自首，要我交出人和槍枝，逼我到那裡去交啊！你殺我……你沒良心……我上你的當了，我沒主張，我派死了……我走錯路了……』

杜大嫂一句一句聽在心裡更恍然大悟了，更看出敵人的狠心了，長嘆一聲：『天哪！菩薩有眼睛啦……』

天將半夜時，幾個獸軍，端着刺刀，如兇神一樣，衝進牢裡，拖出去夏正和，他的心更是志怎不寧起來，撲撲的跳起來：『這……這是做什麼……』

她的眼睛，在半陰半暗的月光下，大睜有兩個鐘頭未眨一下，癡癡在想，忽然聽到門外傳進嘈雜的人聲：『媽的皮，這個傢伙毒種，臨下坑還哭哀求呢！入媽的，坑挖淺了末，頭還被我踩幾腳……』

她在屋裡一句一句的聽，心裡忽然如鏡子一樣，我……如腳站不穩，也要與他一樣了……杜學華在暗暗月光裡，帶着十二個民兵，彳亍于摸回來，走進莊子，全莊牆倒屋塌，已經不成樣子了，他輕輕推開門：『鴨保媽啦，鴨保媽……』連連的喊着。

他六十歲的媽媽，昏昏沉沉的聽到杜學華的聲音，陡然精神增加百倍：『學華嗎？學華嗎？』

「鴨保媽呢，鴨保媽？」

「乖乖！我乖乖，你到媽媽跟前來吧！」

「怎！怎！……」

「乖乖！媽媽沒命了，鴨保媽與史萍都被中央軍逮去啦，至今不曉得死活，媽媽也被那些殺千刀的打得不能起床，兩個仔都捺在家，你把媽媽焦死了。」她哭着說。

「媽媽不要哭，事已到如此，不幹也死，我就與他殺吧！我不殺他全家，我不是男子。」

「乖乖！不能啦！不能啦！你信媽媽話，你就在家吧！明天請李三爺到王九卿跟前講講情，你就自新……」

「媽媽，你不要癡了，你想想瞧，王九卿不是與我家殺身之仇嗎？我家種他二十八畝田，未到七年，連把我家祖業三畝六分田都倒貼把他，弄得我一家砸雞泥塊都沒得，不是新四軍來，我家這田那輩得回頭。」

「乖乖，鴨保媽消不聞，化不通，我又等死了，兩個仔子成天成夜哭喊，得虧張二嫂帶去，你要是不回來，我這一家倒怎好……」

「媽媽，你放心，我總不做尋種的，不怕他王九卿是三頭六臂，殺吧！總有一天算清賬的。鴨保媽回來，你告訴她，要她千萬不做尋種，殺就殺，砍就砍，很多人在外面等着，我走了。」

「乖乖，乖乖！你……你不能走……乖乖……，你聽媽媽說啦……」在她叫喊的時候，骨禿骨禿的聲音已去遠了。

王九卿把杜大嫂帶去，一見面假仁假義的說：「學華是中了新四軍的毒，當民兵，將來全是死貨

，他能逃上天嗎，現在遍地都是國軍了，你趕快回去，想法把他找回來，我還能計量他們小孩子嗎？叫他回來吧！』

『他出去好多日子，已沒訊影，這麼到那塊去找，我還有兩個小孩子，我情願登這塊，我沒法去找。』

王九卿輕蔑的叱道：『不要迷，翻千個跟頭還在我手掌心，諒你能飛得嗎？好！去吧！』

她斜着遍體鱗傷的身子，撐起兩根硬棍的腿，一步一步挨着回了家，婆婆慢慢告訴了她，學華回來問道她的話，她坐在床上，自言自語：『你……你放心吧！夏小矮子是給我一個鏡子，我不害你，你……你幹吧！你放心幹吧！』

八 逼 租

婆婆的病，一天重一天，杜大嫂正昏昏糊糊，坐在門旁淌眼淚，頑保長潘立中與李三，拿着一本生死簿子走來，多遠就喊：『唉，派你家出辦槍費十三塊，壯丁費六塊，還有上次的尾欠五塊，你家都未出來，今天是一個不能少了，國軍規定都是現洋，實在沒得可把小麥，照官價七塊一石，快，快，快，就拿啊！』

『保長，李三爺，你儂到我家裡看，我家奶奶在家要死要活的，有的糧食，國軍頭一回來就攪光，你這麼叫我到那塊去拿呢？』

『媽哩皮！我曉得你厲害嘴，不要說廢話，趕快拿錢來，今天少一個就不行。』

『保長，李三爺，你儂我也不是不把的，我家實在挨國軍攪過五六次，連一件破衣服也沒有了。』

『媽的皮，混蛋，難不成國軍是土匪嗎？』走上就是拍拍幾個嘴巴子。

張東舞的老婆張三娘，把張東舞找回來自新，三天沒過就被人暗殺了，死後第二天她就跟了李三，你看她頭梳得滑溜溜的，穿件照眼的新藍士林布褂子，在面門上一柳歪毛上還插兩朵絨花，一路如蝴蝶子一樣，一把拉住保長潘立中：『保長，到我家去殺鷄子吃。』眼留着回頭再說吧！』幾人嘻嘻哈哈走了。

她十六天未見有糧食上鍋，一天煮兩頓菜湯當飯，張二嫂看她婆婆的病在危乎危乎的，送三碗細糝麵給她，煮出兩頓稀湯來，還未揭鍋，兩個伢子團住要吃，她打了大的，小的抱住她的腿，打了小的，大的又來纏住她，急得她無法，抱住兩個孩子哭上床，從窻戶射進亮光，照住她一點一點的熱淚，滴在她兩個孩子的臉上，她心裡想：『婆婆，伢子，都是我身上的肉，割去那塊都疼，唉……古語，養兒防老，積穀防荒，伢子是我養的……：：：：婆婆死了……：：：：日後難見丈夫……：：：：。』

天一亮她把兩個伢子帶到婆婆面前，忍住淚：『奶奶！你儂病重了，伢子又纏手，現在我把他送到外婆家去，你儂想吃粥湯，我請張二嫂來照顧你儂，我天中就趕回來了……：：：：。』

婆婆睜開無光線的眼睛，拉住兩個孫子：『乖乖，你去吧！登在家也餓死，你往奶奶跟前靠靠，把奶奶摸摸，奶奶下次看不見我兩個乖乖了……：：：：。』

杜大嫂懷裡抱住一個，手裡攏住一個，走出門來，看看大的又傷心，望望小的更心疼，越哭越傷

心，兩腿軟了，一頭坐到露水地上，摸摸鴨保的臉，用嘴咬咬小金保的手：『乖乖，你在外婆家長大了，不要忘記中央軍、地主是你的仇人，要爲你的奶奶媽媽報仇，媽媽奶奶都是挨中央軍、地主王九卿殺害的，我乖乖長大了，千萬要有種氣，大胆起來，替你祖上把氣爭過來。』

七歲的鴨保，五歲的小金保，呆呆望住哭，母子三個抱住，在半跑上哭得死去活來，天中才哭到她的外婆家。

她的外婆已經是六十三歲的人，從小舍子裡磕磕衝衝的走出來，多遠看到閩娘外孫孫眼都哭得紅紅的，自己也忍不住，眼淚滴滴的迎上去：『乖乖！我的兩個心來了。』一把抱住兩個外孫孫，沒牙的嘴，在兩個外孫孫的臉上，不住咬來咬去。

外婆從小舍子裡端三碗酸粥出來：『閩娘，媽媽又要討飯了，你媽媽要三十多年的飯，春天才得四畝田，一大間頂頭屋，你媽媽也只說臨死還要過幾天好日子的，未指望老天又瞎起眼來，來了中央軍，就我這鱈寡孤獨的人，還要我出什麼槍費，慰勞費，子彈費，招待費，壯丁費，唉！媽媽也說不上來，費多呢，幾十種，倒頭鬼保長天天不離門，昨天發狠，連這小房子都不把我住了，要攆我滾蛋，尙親親媽的，這費媽媽出不起，媽媽還去要飯，家裡這倒頭日子沒過頭了。』

『媽媽，不要說，我家比你還狠呢！奶奶在家要死要活，兩個孩子實在纏手，我想送到你跟前來，你實在去要飯，把我兩仔子也帶去吧！』

『乖乖！你叫我一人怎團，你把大的丟這塊吧！』

『媽媽，我家比這塊還壞，仔子都丟在你這塊吧，我家去三兩天等奶奶好些我再來帶。』

吃過中飯，外婆從泥鍋牆裡泥泥巴巴的撿出兩個口袋來：『乖乖，這裡四碗多大麥糰子，那裡八

升多黃玉米（稭頭）子，你拿回去把你家老奶奶吃吧！」

她拎起口袋，看看兩個孩子又捨不得，哭又怕外婆知道，丟下口袋，親親兩個孩子的嘴，掉下幾點眼淚，慢慢走了，剛剛走到場邊，兩個孩子跟在後邊喊，哭，她又回頭哼了幾聲，嚇住兩個孩子，把心一狠，終於走了。

她一路打着精神扛住親子和玉米，連跑帶奔趕回來，剛剛走到大場上，還未進門，頂頭撞見頑保長潘立中，氣勢汹汹，闖進她家門，如惡狼一樣，把賬簿往鍋台上一擱：「今天是王大隊長命令，是過去分田的，算過賬的，一律收回，退田補繳三年租，以前退的租子一石還兩石，你家分十六畝半田，就照兩石一畝，派三十三石，退過十一石租子，現在照加二十二石，共計你家派五十五石。你家怎說，快快快……」

她聽到退田、倒租，頂上走去真魂，呆呆從肩上放下口袋：「唔……」

保長潘立中勒起猴子眼，一把抓住她那口袋：「媽哩皮，抗租槍斃，這糧食把我拎走……」

她想婆婆是看看就要死的人，只指望從外婆家弄一點糧食回來將養將養的，怎捨得把狗賊保長拎走呢，只有捨死拼命，抱住口袋，一把不放。

毒蛇的保長，拖住她的頭髮，腰間解下皮帶子，和放鞭似的，在她嘴巴上二面辟拍亂打。

她的六十歲的病婆婆，慢慢在床上爬到門外，跪在惡保長面前哀求：「潘大爺呀！你儂萬代高昇，做做好事吧。讓幾天空子，唔把學華……租……」

萬惡的毒蛇，看見一個人架子跪在他面前，不由更加大怒，當胸飛起兩腳，狠狠拎走了八升玉米

和四碗大麥棍子……。

她在昏迷當中，還過魂來，睜開眼一看，見婆婆死在她面前，上前一把抱住婆婆死尸。

她伴着婆婆的尸首哭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張二嫂跑來，幫助她把床上兩張壞蓆子拿出來，細好婆婆的死尸，剛剛抬上肩頭去埋，毒蛇保長和李三帶着兩個自衛隊忽忽走來：「王大隊長命令，要你去押繳租，快丟下來，走……」不由分說帶走了。

她哭哭啼啼跟幾個催糧判官，走進王九卿的臥房，看見王九卿與新從鎮江娶回來的二十一歲的小婆子，橫睡在八步頂子床上，頭靠頭，臉靠臉，嗤嗤嗤在燒大烟，她眼睛發紅，心裡一陣一陣的跳，牙咯吱吱的響，兩手一伸一伸想衝上去拖下這兩條肥狗。

王九卿翹起了頭，冷冷一笑：「你兇，你硬，共匪幫助你翻身，真翻透了。現在連我三爹爹這盞酒錢也不買賬了，今天就是一句話，死，兩條路，你揀吧。」

她勒起眼睛，冷着臉：「三爹爹，你儂現在提到繳租這話，就拿刀來砍，也砍不出一滴血來，我家吃了二十多天的菜湯，昨天在外婆家扛回八升玉米，未得進門就被保長把糧食拎來，婆婆被打死攤在家裡，我那塊還能繳得起租呢……。」

「媽哩皮，混蛋，繳不起也要繳，人死地下，死乾淨也少不了我一粒的租子。」他從大烟舖上一頭站起來。

「三爹爹你儂就不問怎樣，橫豎我是一塊沒油沒骨的肉，擺在你儂案上，隨你儂剮也好，剝也好，租子我是拿不出來。」

「拿不出來就能算了嗎？去年二月杜學華發瘋了，鬪爭，算賬，眼都鬪紅，連我三爹爹也認不識

了。他還指望有今天的嗎？」說着氣呼呼的又坐下。

『去年鬪爭算賬，也不是我一家，人家多呢！算的也是我們窮人的血汗，也不是訛騙人家的。殺就殺，割就割，不過你儂在我們女人身上也洩不了恨。』

王九卿被她這一陣輕鱗的諷刺，氣得暴跳如雷，拿起一枝快中快的小手槍，在她頭上點點，變過臉狂叫：『周鵬，周鵬，（勤務兵）媽的皮，把這潑婦帶到密室去吊。』

她一進土牢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只聽到一陣陣哼聲，她慢慢蹲下來一摸，赤地上盡是人，她也擠擠坐下來。

朱大媽正在噙住氣哭，忽然聽到旁邊又來了一個人，便長嘆了一聲：『唉！那天菩薩能睜眼……』

趙二爹爹在旁開口：『那你焦什呢！只要新四一回來，還怕這仇不報嗎？』

『唉！那倒好了……』

她在旁聽得清明清楚的，是朱大媽與趙二爹爹在那裡嘖嘖喳喳的說話，也插上一句：『朱大媽，你儂不要焦，五天頭裡你儂兒子還來家的呢？』

朱大媽從黑地裡一把抱住她：『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是杜大嫂嗎！……』

一個獸軍，在洞門口，把電燈一打：『媽的皮，那個說話的。』大家都不作聲了。

張二嫂東請人西請人，借了六斗小麥，賣掉丈夫翻身後的一件棉袍子，替李三磕了多少頭，才答應把杜大嫂贖出來。

杜大嫂在土牢裡三天一口未吃茶水，聽到放她了，拉住朱大媽的手，輕輕的說：『大媽，你儂心

推開一些，總有一天的。」慢慢爬出來了。

她一走到家，見大場邊高高的一個新土墩子，想起婆婆死得苦，心裡一痛，睡在場上滾來滾去，直腿直腳，昏死了過去。

張二嫂跑來，一見她不動，慌了，一把揪住她的頭髮，連衣夾袖撫住她的嘴：「杜大嫂，杜大嫂，你醒醒……你醒醒……。」

半天整，她才回過一口氣來，睜開無光線的眼睛：「張二嫂，張二嫂，這是血海，我對不起婆婆，我……難見杜學華……。」

「杜大嫂，杜大嫂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這還也不是天殺的，也不是你殺的，冤有頭，債有主……。」張二嫂的兩隻眼睛，滔滔的眼淚，從她不停轉動的眼睛眶裡滴下來，兩行流成一行……。」

吳大奶奶，兩手把袖頭撫住臉，眼淚還是沙沙往下滴，身子一歪，也倒在她旁邊哭起來：「天哪！沒眼嗎！怎干窮人命就派這樣苦，死得連一條狗都不如……。」

四禿子把腳一頓，眼氣得暴起來：「什麼命苦不命苦，還不是一班狗咬害了我們的，這仇不……。」

馬大媽一把撫住他嘴：「你……你要死了，你弄這塊瞎說，你替我死家去。」四禿子一句話未說得出來，被他的媽媽連拖帶拉推到家去了。

九 暴 動

她睡在張二嫂的床上，半夜一頭跳起來，『與你拼……拼……』

張二嫂一把抱住她，摘住她的頭髮：『杜大嫂，杜大嫂，你……你……你痴了……你……』

『張二嫂，不……張二嫂。』一頭又馬進她懷裡去。

她沒有發瘋，只是心裡好像有刀在割的難受，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盤算到半夜的時候，眼剛一閉，就看見王九卿、潘立中兩個賊子，手拿雪亮的大刀，直奔她殺來，她兩腿拿不起彎子跑上前去，看看大刀就砍到她頭上，正在沒落躲，沒落藏的時候，她挺起胸脯，向王九卿一頭撞去！『與你拼……拼……』不覺從夢裡驚醒了。

她日夜在想，『男子能拿槍，殺敵人，我就不能拿槍嗎？我就不能去打仗嗎？我就不能殺仇人嗎？』

她想起王九卿沒多大的槍，在她頭上撓幾下子，痛得要人命，她又懊悔學華那根三尺多長的槍，丟家幾年，爲什麼不想法學上放槍，現在想學又來不及了。

她想起王九卿住的那大樓上，門口也沒得哨兵，天天睡在大烟舖上到半夜，能帶一張菜刀就把他殺了，恨不能拿刀就去，忽然又想起他那兩個勤務兵，一個盒槍，一個卡品，兇得很，又呆呆楞住。

她的心裡如整桶洋油在燒着了，一天到晚就這樣胡思亂想的。

在暗暗的月光裡，窻戶裡有人影子一閃，張二嫂一嚇，用腳蹬蹬地，兩人逼住了氣，豎起耳朵，只聽門外喳喳的聲音叫：『張二嫂，張二嫂，開門……』

『馬四爺嗎？你這麼從那塊來啊？』

『快開開來，快開開來，我來找杜大嫂的。』

『做什呢？做什呢？』杜大嫂在床上跳下來了。

馬四禿子，靠她耳朵眼裡，輕輕的問：『你做不做尋種？』

她圓圓睜開了大眼，胸口槌的嚶嚶響：『我不是人嗎？說賣大兒子不賣小兒子，怎能做尋種呢！』

『你能領頭起來幹嗎？』

『怎不能呢！殺人我都來。』

『我昨天晚上與趙長洪他們幾人商議到半夜，個個心都動了，想起來揪，就是沒人領扛子，你看呢？』

『我……』

杜大嫂一句話未說得出來，張二嫂把她往後一拉：『小媽媽，動不得啦！你看人家有機槍，有盒槍，刺刀雪亮，每天下來子彈都用人抬，你們空手捏兩拳，就憑嘴與人去拼嗎？』

馬長太輕輕上前靠靠：『你不要急啥，槍多啦！就是沒人拿啊！趙洪桂那塊，有十八團的十六枝槍在打埋伏的，全是包打包開，子彈還有二百多排子，朱小順子與李大洪子，他們兩人被抓壯丁去，在明光才跑回來，一人又帶一枝中正式步槍，他們灰心了，想起來幹，沒人領頭啊！』

杜大嫂聽到四禿子一說，她心早就跳了，一把拉住馬長太的膀子：『他們在那塊，我與你一道去商議商議看。』

張二嫂看他們兩人走了，一人坐在床上想：『我家大爺被王九卿殺得的，三爺自首三天被潘立中活埋掉，三媽被李三硬佔去做女人，我家好好的弟兄三個，眼一眨就落我家鴨爺一個了，他要不是出去幹，如果登在家裡還有嗎？』她前前後後一直想到天發亮。

杜大嫂與馬長太、趙洪桂三人正在商議，槍什麼時候拿出來，什麼辦法幹起來，看看天發亮了，她急忙忙又回來。

她到家一看，張二嫂還眼睜睜坐在床上，很驚奇的問：『你怎麼還在等我嗎？』

張二嫂冷冷的答她：『我不是等你的，我是在想，我一家在半年頭裡，他們兄弟三個朝外一走，齊簇簇的，現在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東逃西散，眼看就落我這娘兒兩個，我心裡怎能好過呢？』

她走到床跟前，輕輕坐下：『張二嫂，要活命，就要靠自己去拼出活路來，若是聽天由命，再等兩月，就連娘兒兩個也靠不住了。』

張二嫂，聽她這麼一說，楞住了，兩眼癡呆呆盯住她望，說不出話來。

杜大嫂睡在床上，眼睜圓，心在想，槍打人是怎樣打，手怎樣抓，怎樣措到肩背上去，刀怎樣砍人，兩隻膀子要用多大勁，捉到王九卿怎樣殺，她心在想，手在動，如戲台上的演戲一樣，把張二嫂嚇呆了。

天一晚趙洪桂溜進屋子，偷偷拉出她，告訴她，槍看過了，都能用，就是朱振明又動搖，說是怕不行，沒人用過槍！

四禿子馬長太，咕着嘴，沖沖走到跟前：『啻媽媽的，尋糧，尋糧，怪不到人說，寧合火星子，不合肉「丁」子，小胆鬼萬事不成，這些人趕快收收疊起來，不談他們吧！』

她與趙長洪剛談幾句話，見馬長太站旁邊發風點火，硬打鬆基子，知道事情又生岔子了，輕輕拍拍他的肩背：『馬四爺，你先登下來，事情不要急，功到自然成，慢慢一步一步。』

馬長太把屁股一掉，頭一別：『噫！算了算了吧！死不是死我一人，人家全不要命，就我一人要嗎！狗爺！吳三天興啦！陡然昨天變得了，死也硬不起來，還玩什呢呢！』

『來啊！我們就來談談，他是什呢話又變了的？』

『什呢話呖，我是看透呢，壞就壞在他家老奶奶身上，怕死，別的有什呢啦！』

『你們兩人還是照我們原來商議的辦法去做，先準備好，吳三、朱振明我想法再找他們，只要我們決心，事情就會成功的，不要急，急火打不出好燒餅。』

馬長太把禿頭搔搔，笑起來：『我怎麼決心，落我一個人我還要動手呢！我就看到這些伸伸縮縮的人來氣。』

趙長洪站起來：『唉！我們還是照昨天晚上那個辦法，趕快去做吧！那些死死活活的人，不要，反好。』

她看馬長太趙長洪兩人走遠了，忽然想起來，二十三晚上，潘二瞎子還要大家重寫租契，真是好機會！想到這裡，她又跟後攆上去。

倒租主任潘二瞎子，帶六個自衛隊，天天下來催繳租糧，五天押起七十三個人，朱鳳奎被押在牢裡撞死，老媽媽在家吊死，一粒糧食也未繳。他急了，召集甲長以上人去開會，由王九卿下一個命令

，着令各鄉在半月內糧租一律肅清。

這個消息一傳到鄉下，很多人家就哭了，馬長太着媽媽淌眼淚，在鍋房口一頭跳起來，拍拍胸口：『你能逃得過老子的手，老子就不姓馬了。』說着沖沖走出去。

半明半暗的月光，一閃一閃的，尖溜溜的西北風，往人骨頭裡鑽，三十幾個農民，圍在一個小圩溝裡開會，大家喊：『要幹就在今晚上一句話，再不幹潘二瞎子就來要我們的命。』

杜大嫂，在人堆裡站起來：『要幹，我們大家就要一心，拼命的事情，尋種行嗎？』

馬長太一頭跳起來：『那個說二話叫他一家子從小往上死！』

吳三在旁接着說：『對！再不幹，就全是死貨。』

吳大媽，一把拉住兒子：『乖乖！不能啦，動不得，杜大嫂是瘋啦！還是揀好話說。』

吳三一聽，撲通朝地下一跪：『好親媽媽！你放我一條活路吧！我大哥被你拖下來把敵人埋了，你還叫我登家等死嗎？』

杜大嫂如飛着的一樣，跑到張二嫂家逮一隻小公雞，拿一把菜刀，迎着月亮，三十幾個人如八月半月餅一樣，團團跪倒大喊：『要死死在一塊，要活活在一堆，那個三心二意，一家大人小孩子都與這鷄子一樣。』舉起一刀，剝去鷄頭，連張二嫂懷裡的六歲小磚子，也丟在地上，迎着月亮磕四個響頭，喝一口鷄血。

十月二十一號的傍晚，王九卿的表叔潘二瞎子，是一隻獨眼，綽號『潘二毒虎』，帶兩個自衛隊與狗保長，一路大搖大擺，吸着香烟，直奔杜李莊，莊上的男女，多遠望見倒租主任，一窩蜂走上來，去迎接『主任』。

張二嫂家一個望見天的的小鍋棚，兩張刀啞禿啞禿的在勸肉，兩間直不起頭來的小屋，來來去去擠滿了人，一個個都笑嘻嘻的把春天新得的紅通通田契捧出來，一張三條腿的破大桌子上，疊得整整齊齊的一尺多高的紅契，潘二瞎子眨眨那隻瞎眼，翹起稀稀的鬍子，手指那堆紅契很得意的說：『這都是匪軍找出這些麻煩，土改土改，不是個轉乾坤嗎？』

地頭蛇李三，一枝毛筆如飛，誠心誠意的在桌上從新立約：『三爹爹，陳租限十天繳清！如過期不繳，欠租加一，利上加利，租約不定年限，聽憑業主隨時隨地更換佃戶，秋麥二季，上揚下淨，主六佃四，按期進倉，業主一切田賦捐費都由佃戶一面承管，這樣行了吧！』潘二瞎子閉起瞎眼，頭連搖幾搖，『恩恩恩！還要加上一條，子孫永遠，不能與業主再有對抗行動。』

九家的新約，已寫好六張，馬四禿子，取下破瓜皮帽，搔搔禿頭：『二爹爹，天時不早，你饑餓了，酒燙暖了，吃飯吧！』

潘二瞎子，看到一壺香味噴人的麪酒，湯炒，清燒，一碗一碗擺到桌上，不由一陣口水拉拉，搭起兩隻狗爪，猴在正席上，張開狼嘴，整吞直嚥，杜大嫂手裡的刀把在發燙，潘二瞎子剛剛把第二個肉糰子夾到嘴邊，被杜大嫂飛去一刀，嘴裡一個肉糰子滾到桌肚底下去了。狗保長潘立中剛喊：『反……』狗頭早被四禿子馬長太一刀砍去大半邊。

小花蛇李三，一嚇，魂飛天外，一頭躬進桌肚裡去，直僵僵的跪下，要求饒命，被杜大嫂順手一刀，連鼻帶耳朵，砍去一半，兩個自衛隊睡在地下：直喊『饒……：……：饒命哪……：』

三十幾個農民，拖出三條死狗，杜大嫂與馬四禿子，手心吐一口吐唾，搓了幾搓，如劈木材一樣，只聽嘩啦嘩啦，劈成二十一塊，架在大場上，剎時一陣火光冲天，三條死狗變成飛灰，杜大嫂拿一

把木揪，揚上天空，死狗灰，隨着蹣蹣的東北風，沙……：颯得影形皆無，只留下一陣臭味。

周大毛子和郭爲進兩個匪自衛隊，如兩根木柱子一樣，呆呆站在人堆裡，看杜大嫂掉過身向他們跟前走，撲通一頭跪下來：『不……不殺哪……我們都是被抓來的……』

杜大嫂伸手拉起他們：『放心，不殺你們的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們要做好人，你們不要忘記窮人是一家人，你們回去吧。』

郭爲進馬在地下囁囁磕了幾個響頭，嘴裡只喊：『多謝！你儂開恩。』爬起身來拉大毛子一把，如兔子一樣，一溜烟跑了。

張三娘見殺了李三，坐地下大哭大叫！『冤枉哪，我男人被李三殺得啦，我是被潘立中硬訛給李三的啦！我要報仇，我死也要報這仇啦！』

四禿子馬長太走到跟前伸腿踢她一脚：『起來不了，那叫你圖快活的，把男人釘回來，還有臉哭呢！』

張二嫂在旁也流着眼淚，拉着杜大嫂的手：『杜大嫂，你看我面子，三爺死了，還丟下小孩子，你讓我把她收留跟前，她是與我妯娌一趨子。』

杜大嫂又氣又恨，又捨不得，又想：『她這個人就是不正派，風風傻傻的，對人心還好，張二嫂前後抱住她，我不答應，不又惱人嗎，人家張二嫂爲我把心血都盤淨了。』

她想起張二嫂，爲她跑多少黑路，吃多少苦，盤多少心血，她的心軟下來了。

她嘆了一口氣：『二嫂子，她這人，是個風流鬼，以後又怕再攪出笑話來，你實在要把她護跟前，我是隨你了。』

張二嫂看她允許了，連忙去拉起她家三娘來，送到人堆裡去。

趙洪桂，吳開山，馬長太等十幾個人也措起新四軍打埋伏的十六枝步槍，配合杜大嫂新從敵人手裡繳來三枝嶄新的捷克式步槍，一枝白郎林的小手槍，在月光下，正式成立人民保命隊，由杜大嫂做隊長，趙洪桂、四禿子、馬長太做隊副，一趨三十二個男女，一路浩浩蕩蕩的走出莊子去。

王九卿正從盱眙開清剿會議回來，睡在舖上剛剛吃兩口大烟，突然接到暴動的信，手一岔，大烟槍把大烟燈都砸倒，二十一歲的三小婆膀上粉嫩的白皮，燙成洋錢大一個黑泡子，兩隻狗腿在床上光騷，他顧不了心愛的疼痛，勒起狗眼，只喊勤務兵：『周鵬，集合，集合，快……全體集合。』一陣嗚嗚的哨聲，二十四個逃亡還鄉團，四十七個硬逼來的自衛隊，都集合在他公館門前，他抓起快慢機盒槍，一頭出來，也等不得說了一句話，直奔杜李莊而來。

一進莊子，只看滿莊的樹上、牆上、門上，都貼滿了紅綠標語，傳單，『殺，拼，殺還殺，燒還燒，動一根毫毛，豎一根棋杆，殺死一條狗，還一個人，人人有家，家家有人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槍有眼，刀有口，不殺沒冤沒仇人，』等等標語。

兇狠狠的還鄉團，自衛隊，從樹上，牆上撕下標語，一看格楞楞的打一個寒噤子，渾身骨軟筋酥，腿光抖拿不起彎子，只有王九卿不知死活的一條瘋狗，在莊上東頭竄到西頭，亂跳亂叫：『燒……燒……』喊來喊去，嗓子喊啞了，也不見有火起，還是親自動手把杜大嫂與張二嫂家幾間破房子點起了火，打死兩條狗和一個二十多斤的小豬，抵償他的表叔的命，沒精打彩的回去了。

火燒杜李莊的消息，在第二天的早上傳到窮人保命隊裡，當晚開一個會，即由杜大嫂帶領二十一個隊員，在雪亮的月光下，如閃電穿雲，直奔王從莊，燒王九卿的十八間瓦房，火光冲天，照見三里

路狗跑，四十二歲的大婆子和十七歲的閨娘，跟着冲天的火光化骨揚灰，二十一隻猛虎，趁着十丈多高的火頭，在前後十三莊穿來穿去，散發標語，號召大家：『要得不受罪，趕快參加保命隊。』十九家倒租地主也挨門逐戶警告，要即時交出租來，退還人民的血債。

天快到半夜，王九卿正與三小婆子摟頭抱脖，呼呼大睡，勤務兵突然跑進：『報告，報告，大隊長一家連人帶房子都被共匪游擊隊燒得清清白白的』。王九卿一嚇，膀子一伸，把三小婆撲鼻香的油頭攢到牆上，連滾是滾，披起三小婆的狐皮大衣跳下床：『快……快……準備，準備……』

王九卿驚慌慌，帶着三十多條惡狗，直奔火光而來，剛剛踏進絕港（地名）突然天崩地裂，殺聲如雷，呼呼的子彈如暴雨打來，四面的殺聲：『衝呀！殺呀！抱活的呀！』震動天地，嚇得王九卿胆落魂飛，舌頭硬住直喊：『埋……伏……』如落水的狗一樣，夾起尾巴，回頭直竄，落荒逃命。

一陣暴風雨的槍聲，王九卿最得力的一條大膀子自衛隊長高長興，門牙不見三個，腦後開了碗大一個窟窿，直腿直腳回老家，賭氣不吃陽間飯，一直跑到閻王家，一根快慢機盒槍擦下一丈多遠，七個被迫的自衛隊，不明不白做了王九卿的冤鬼，郭爲進周大毛子當場投降。

杜大嫂帶着二十一位隊員，脚趾未踢破一個，拾起九枝嶄新的中正式步槍和一根快慢機盒子，一路歡天喜地，回到住地，殺豬宰羊，開起四百多人一場慶祝大會。當她站在台上，手捧新繳來的槍，揚起聲音，報告伏擊戰的詳細經過，吳大媽跑上台，親熱的拉住她的手，很抱歉的說：『大嫂，你不是女人，你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我對不起你，這槍都是我們老百姓出錢買的……』

十 堅 持

這支人民隊伍，勝利一結束，便趁熱打鐵，連夜領導十三莊的老百姓，把潘二瞎子逼去人民的血債，一百六十多石，全部分掉。

王九卿縮進龜窠三天，頭也不敢伸，第四天一早溜到盱眙，開了一個清剿會議，連夜帶下兩個保安團配合二十五師一個主力團，連還鄉團，七七八八六千多人，橫豎佈置三十多里一個大包剿。

敵人一出動，接連傳來三次包剿的消息，馬長太還不相信，頭搖搖：『那裡有這麼多的兵來，來老子就與他幹一下。』

杜大嫂聽了馬長太這句幹一下，心裡倒有些考慮。坐在門口，把三次情報整個丟在心裡一盤算，突然站起來，喊大家快起來集合。

隊還未站好，陳大嫂嘴張得小碗大，跑得喘不過氣來，拉住她的膀子：『杜大嫂，你們趕快走，我們大小朱莊已經插不下腳去，全是老中央的小蠻兵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』

朱振明拿着槍，跑回來報告，東邊北邊都發現敵人放信號，她已知道被敵人包圍了，即時決定，正當敵人情況不明的時候，從小劉莊突圍。

馬長太帶着朱振明、大洪子、李永高三個人擔任尖兵，趙洪桂帶吳三、周大毛子、張東來做後衛，杜大嫂帶着隊伍突圍。

敵人一個營佈置在小劉莊一帶，營長下命令各連先看好地形，防備突圍，主要任務，夜裡圍好，天亮搜查，如走那一連防地突圍了，由那一連負責。

一個機槍手，是廣西的蠻子，把機槍架在路上，睡在旁邊與兩個弟兄在那裡發連長的牢騷：『媽的，飯未吃飽，就忙出發，這裡有啥的新四軍，不是拿當兵的開心嗎？』

馬長太聽的明明白白，知道是敵人的哨兵已佈置好，他馬下去，小小的聲音：『朱振明告訴後面人，一聽我喊得啦！各人就過溝吧！』

馬長太手裡拿着手榴彈，告訴大洪子：『你們兩人把手榴彈準備好，衝！』只聽呼嚕一聲，三個手榴彈飛過去，轟轟轟的聲音未斷，馬長太衝上奪過機槍，對準了莊頭，咯咯咯就是一梭子，打得敵人頭直往屋裡縮，一聲喊：『得啦！』全隊四十幾個人，安安穩穩衝過敵人的重圍了。

從小劉莊一突圍，敵人一個營的兵力，全部跟後追上來，天快亮的時候，四十多人被擠到洪澤湖邊，三面是敵人的照明彈，照得地下一根針都看見，前邊一眼望不盡一片白茫茫的水，嘩啦啦！幾尺高的浪頭，芝蔴大船也沒得，看看後邊小蠻子的喊聲，已經逼到跟前，各人只有咬咬牙，紮好褲腳子，踏着凍塊，連泥帶水，躬進蘆葦，靠着湖灘來堅持。

太陽樹頭高，敵人四路包圍的部隊在湖邊上會合，這位團長負責指揮的，盤了一夜心血，一個人未收到，倒貼上三個人，一挺機槍，兩枝步槍，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兩手指着湖灘：『困……困……：把土共硬困在那裡餓死吧！』

岸上的部隊密密層層，水裡汽艇來回禿禿的開，水上，岸上，困得鐵桶一樣，連蒼蠅也飛不出來。天未亮就到蘆葦裡，坐到天中，看看天又晚了，各人還坐着，杜大嫂也跟大家一起坐着，他望住

你，你望住他，想不出半點辦法來。

杜大嫂想來想去，想不出好辦法，只有發動大家弄蘆葦，準備晚上過宿。

西北風呼呼往人肉裡鑽，搭起三個草棚，堆起了蘆花，頭冷，往頭上堆堆，腳冷，往腳上堆堆，衣服、被子、帽子、鞋子、襪子，都有蘆花幫他們解決了。

等大家都抱着槍躬在蘆花裡睡了，杜大嫂帶了李永高到湖邊上去了解情況，有機會就打幾下。

敵人正把一堆子蘆葦點起火在燒鷄子吃，她拉起槍，對準了人堆子裡，拍拍兩下子，敵人如見鬼一樣，一頭吵起來：『快快快，土八子衝上來了。』一陣槍聲打起來，她把槍一拖又走了。

她拖着一根中正式的步槍，一頭到這塊，打兩槍，一頭又到那塊，整整與敵人打了一夜。

打了一夜的游擊回來，天亮了，她看各人還抱住槍在睡，心裡想來想去：『昨天各人一口茶水未下肚，今天再餓一天，明天再餓一天，這怎好呢！』兩眼滴滴的淚下來了。

她正在流淚時，看到凍底下有條魚在動，忽然想起湖裡有的是藕、魚，絕對餓不死的。

她輕輕把馬長太、趙洪桂喊起來，三人一商議，各帶一個小組，在灘裡想法敲凍，弄魚、弄藕，丟在火裡燒來吃。

一天兩天，三天四天，一直困到第五天，還是一個土八路未逮得住，敵人的團長氣死了，下命令水陸一起進行搜灘。

四面的敵人，大喊大叫：『搜灘啦，土八子，趕快出來繳械吧，再不投降，餓就餓死你啦！』

搜索的匪兵，雄赳赳衝到灘邊，一看比刀尖還快的蘆葦根子，鞋子一戳對過通，下邊有凍塊和淤泥，光在四面白癡白癡翻眼睛。

這個匪兵團長，看見光在四轉螺轉，不得裡去，氣急了，下命令：『架起機槍，炮，對住蘆灘裡轟！』

十幾挺機槍，咯咯咯的叫，子彈在白茫茫的蘆花上呼呼的飛，一顆一顆的大炮彈，轟轟轟轟，凍塊炸飛上天，蘆葦炸倒下來，杜大嫂從人堆裡站起來：『你們大家都放心，蘆葦就是我們千層城牆，他有勁讓他打吧！』

匪兵的團長，指揮了半天，衝也衝不進去，爬也爬不進去，打也打不死，困也困不死，終於消滅不了這支人民隊伍，弄得垂頭喪氣，在第七天的晚上，下了命令，留下一個保安隊配合還鄉團，別的全部撤走。

敵人用一個團的主力，配合保安隊，還鄉團，佈置在洪澤湖的週圍，內外水洩不通，他們在裡面七天，有的在凍塊底下摸起的魚，有的在泥坑裡掏出的藕，丟在火裡燒得半生啦熟，嚼到肚裡去，渴了，就拿塊凍塊在嘴裡化化，各人的臉比街上賣的黃龍牌還黃，走路直不起腰來，往起一站，頭昏心懸，兩眼發黑，又倒在蘆葦上了。

杜大嫂，看看自己手裡的槍，望望各人黃瘦的臉，淌下眼淚：『大家夥心裡不要難過，總有我們一天的，我們要堅決幹到底……』

幾十個人圍住了她，接着她的話，一條腔喊起來：『你放心吧！我們死也死在這裡，爛也爛在這裡。』

馬長太抱過他奪來的機槍，用大褂角擦去上面的灰，上好梭子，往肩上一扛：『大洪子跟我走。』他沖沖的扛走了機槍，大洪子也措上四個榴彈，抓起槍，跟後追上來。

他兩人在蘆葦裡鑽了半天，脚上都被葦根尖子、凍塊戳破皮，拉拉的淌血，蹲下來弄把蘆花裹住脚，剛剛紮好，遠遠從盱眙下來兩隻船，他跳起來：『大洪子，手榴彈準備好，一定是軍船。』

大洪子遮起眼，脚尖踮起來，望見船上的刺刀，迎着太陽，反射出來的光，一亮一亮的：『乖乖！是的是的，還有刺刀呢！』

兩隻軍糧船，順着風，順着流，如箭頭一樣，呼呼呼下來，忽然從蘆葦裡嘩嘩嘩一梭機槍，前邊一隻船上的桅子，克喳斷成兩截，倒到河裡去，後邊這隻船一嚇也小下蓬。

六個中央軍，跪在船頭上，豎起手來：『饒命啦！我們繳械……』

兩隻船上，裝有三十多擔的小麥，十幾擔大米，一百多擔黃豆玉米，足足夠他們一年的食糧。

小麥、黃豆、玉米，沒有磨搗，整粒子煮了，吃下吐也不消化，大便下來全是整的，看看病倒六七個人。

杜大嫂在全體會議上，向大家說：『大家夥都在這塊，我們在湖裡熬下三十多天了，現在有很多人，人都生病，我們要打到湖上去。』

她的話未說了，全體的人，胸口拍得轟通轟通的：『對！對！要幹就到湖上揪他一傢伙。』

馬長太這時已病倒兩天未吃，聽大家商議要打到湖上去，他翹起頭，望望杜大嫂子：『你……你……你燒口粥湯把我喝喝，我也要去呢！』

黑夜裡雪花飄飄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杜大嫂帶着十七個人，一挺機槍，摸上湖岸。

衝過小西山敵人第一道防線，迎面黑洞洞高房，透出燈光來，她用手指指：『這就是頑鄉長顧景才住的，你們埋伏在這塊，我摸上去看看，聽到槍響，你們就衝上去。』

她帶着朱振明，大洪子，張道本，三個人，摸到門口，裡邊的麻將歌子，唱得熱鬧吵吵，她掉過頭來，拉拉大洪子：『衝進去。』

她們兩人，如小牛撞奶一樣，一頭衝上去，捩起肩膀，只聽嘩又一聲，門一攢兩開，杜大嫂磨過盒槍，咯咯咯咯；四個人都跌倒桌肚裡，顧景才麻將還抓在手裡，就上閻王殿上去打牌了。

七個自衛隊剛逃到大門外，趙洪桂從後邊衝上，迎頭撲住，一個未逃得掉。

一個頑鄉公所十三個人，全部解決，繳到九枝步槍，兩根盒槍，和三盤小拐磨，在天未亮的時候，又回到湖上來休息。』

她們有了磨，吃整糧食問題得到解決，每個人混身得勁，馬長太一跳三圈子：『喬媽媽！打吧！』

正月過去，二月又來，老百姓的苦罪，一天一天的難挨，捐費，軍糧，租糧，逼得各家人死財散，張廣松老爹家六口子，大兒子過去做過農救會的小組長，在盱眙感化所被活埋掉，小兒子被保長抓送上明光去當兵，五個多月無音無信，閨娘被第一次敵人交通大隊下來掃蕩輪姦，病倒一個多月死了，媳婦被頑自衛隊周得華訛去做女人，老媽媽氣吊死了，就掉他一個獨人，每天還要到湖裡挖三斤藕，繳把鄉公所。

杜大嫂在湖邊一轉子，回到船上，想起岸上這一件一件事，老百姓忍飢受餓在那裡熬，不由淌下眼淚，向大家說：『大家夥在這塊，我們都是從罪坑裡跳出來的，挨過打，受過罵，什麼苦都是親身受過的，現在還有很多人，在岸上過着比我們還難受的日子，我們不能不去救他們，我們要把從敵人手裡奪過來的糧食去救濟他們。』

四十幾個人，見她淌眼淚，個個都淌下眼淚，趙洪桂站起來，揩揩眼淚：『窮人就知道窮人的艱苦，現在春天到了，我們在湖裡，魚、藕，都能弄了，糧食拿到岸上去救濟』。未等他說完，大家一條腔：『就這樣辦。』

她把岸上的關係拉好，前前後後弄上去四十擔黃豆，玉米，救活了三百多家窮人，一千多條命。她夜裡領着隊伍打游擊，日裡帶頭挖藕，在湖裡攪了三個多月，得了虧病，身體一天壞一天，結果病倒了。

她睡倒四天，心裡老在想：『敵人現在清剿湖裡很緊，假使不小心，一被攪到就沒辦法了。』天剛發亮的時候，她聽聽船上的哨位好像在打呼！聽來聽去，實在不放心，把身子一傲爬起。她頭剛伸出船艙，見西邊有二十多條小划子，向他們圍上來，哨兵呼呼在睡，她慌了，走上去向哨兵手裡奪了中正式的步槍，嘩！嘩！嘩三槍，敵人二十多條小划子散開，六挺機槍一齊張嘴了。

各人睡得癡癡迷迷，摸起槍也慌了，機槍一下打不出，步槍也吸殼，失失慌慌，扯起船蓬，正當順風，突破敵人的包圍。

敵人的洪澤湖追剿大隊，越來越厲害，七天受六次包圍，大家都被攪得沒主意，有的主張要到岸上拼一傢伙，有的要在湖灘上分散打埋伏，經大家商議到最後，趙洪桂帶住一批不能打仗的到灘裡打埋伏，杜大嫂與馬長太還在湖裡堅持。

她與馬長太挑選出二十四個能打的人，上了六隻小划子，各帶三隻，分散在湖灘。

三月二十八的晚飯後，敵人的追剿大隊，三十幾個人從林嘴出發了。

她一接到敵人出發的情報，在隊裡就進行動員：『我們要在湖裡生根立足，保住命活下去，就要

下辣手，把這個追剿隊揪得呢！」

小高子拍拍胸口：「這次他來，我不打死他五個不是人，一定要繳到一挺機槍。」

朱正明接着說：「尢媽，幹死算，我一個人領頭打。」

馬長太抱起機槍：「這槍是我們三人三個手榴彈繳來的，我今天一定還再奪一根過來，配成一對。」

會議上各人都下了決心，爬上小船，到達了洪灘，二面一佈置，分散到大葦子裡去。

各人的槍擦得雪亮，刺刀上好，手榴彈蓋子都揭開，眼睜得鷄蛋大，望住河裡的船來，逼住氣靜心聽那裡有水響，看到了半夜，還不見來，急得在船上跳起來。

正在發急的時候，只見西南角上有火光在天上一繞，各人心驚：「來了，來了，暗記放出來呢！」

敵人七隻小划子，如箭頭穿梭一樣，剛剛進了林梢的口子，突然蘆葦裡飛出十幾顆手榴彈，轟通二傢伙，最前邊三隻，已翻了跟頭。

後邊四隻小船，一嚇，一楞，接着東邊又是十幾顆手榴彈打進船頭，轟轟轟的炸起來。

敵人的機槍，剛從艙裡往外順，朱振明從背後竄上船，一刺刀挑下水去，馬長太趕上後邊一隻船，嘩又嘩又！三刺刀戳死三個，倒在船艙裡。

水裡的敵人，手在招，頭在冒，央求：「饒命。」船上的敵人，捧着槍，跪在艙裡，直喊：「繳械啦！」

杜大嫂，拿起敵人的機槍：朝天打了三下子，張開嘴笑了：「你們看！響吧！」

帶了六隻小船，十九枝步槍，兩挺機槍，一十三個俘虜，嘻嘻哈哈的回到蘆葦裡去了。敵人的洪湖追剿大隊，遭了這一次的伏擊，蝕了大本，三十七個人，一個未回去，從此在湖裡不兇了。

十一 叛徒

由王九卿被打垮之後，這支人民武裝便生長起來，經過敵人三次圍剿，吃二十天的藕根凍塊，睡三個多月的蘆葦花子，一直到打敗敵人洪澤湖追剿大隊以後，才能生根立足堅持下來。

張三娘，生來就有些不大正派，是個風風傻傻的人，當一退下湖的時候，沒有幾天，與周大毛子，老是眉來眼去，勾勾搭搭，杜大嫂看不入眼，對他兩人特別留意。

她時常心裡想：『張三娘這個人，世上少有，男人死了，活活就坑害她身上，她現在與大毛子，是不是再……』

到湖邊打了一夜的游擊，各人回來都睡覺了，她與張二嫂去採藕，在灘上不住打瞌睡，張二嫂就苦苦的勸她：『杜大嫂，你回去歇歇腿，我們挖到天中包够吃的。』

她瞌瞌眈眈的回去，走進後艙，抬眼看見張朱氏與大毛子在後艙……

她心都氣得炸飛了，當時開一個全體大會，要大家處理這件事情，馬長太跳起來：『我們這裡不要胡攪的人，趕快叫他兩人全滾。』

趙洪桂冷着臉，坐在旁邊搖搖頭：『這樣處理不行，人家撤退到湖裡堅持四五個月，沒有功勞還有苦勞，就爲着這點事情，把功勞一抹乾淨，攆人上岸去送死，我不同意，不能叫人太灰心。』

馬長太見趙洪桂不同意他的意見，又說他這樣處理不對，不由心裡更氣，把船板一拍：『不行，什麼東西，非攆滾不可，他這樣瞎攪，破壞我們名聲，日後叫我們怎麼好見人？』

趙洪桂一頭也跳起來，一頂一句，兩人大吵起來，捲衣抹袖，就要動手打架。

大毛子在哭，張三娘也在哭，兩人情願死不肯上岸，大家也都不同意攆走，七嘴八舌亂講怪話，張二嫂子聽說這個話也在放聲嚎啕的哭，滿船攪得一塌糊塗。

杜大嫂被這麼一來，攪得頭昏了，也不問三七二十一，隨着大家怎說怎好，就這麼馬馬虎虎的，禁止下回一句話就算了。

張三娘住的船與大毛子的船，天天幫在一起，天一亮是她看見你，你看見她，硬斷去她們的交情，撈不到說一句話，兩人都懷恨在心，尤其是恨馬長太。

在四月二十三這天，杜大嫂一早爬起來到湖灘上去採藕，一到灘上，挖藕的人，偷偷套住她的耳朵眼告訴她新四軍收復高良澗的勝利消息。

她歡喜得了不得，藕也不挖了，掉過頭來，連奔帶跑回到船上，嘴張得多大的喘着氣說：『快來，快來，報告你們好消息，新四軍收復高良澗。』

四十幾個人，都笑得直跳，一條聲的說：『回家去堅持，新四軍一定要過三河南啦！』馬長太兩手光在禿頭上搔：『快擦槍，快擦槍，上去揪。』

杜大嫂也很高興的贊同，兩手拍拍：『好：回去幹！』今天中飯比每天早有兩頓飯時候，飯碗端

在手裡就開着會，商議把全隊人員從新組織三個游擊小組，每組十一個人，趙洪桂，馬長太各帶一個小組，突擊大小朱、前王後王、杜李一帶去，杜大嫂親自帶一個小組，靠住山根活動，帶照顧湖裡的人。

利用吃一頓飯時間，把人配備好，工分好，即時每組趕弄乾糧，準備晚上出發。

張三娘哭哭啼啼的，拉住馬長太的手：『馬四爺，我要跟回去看看小孩子，看看媽媽。……』

馬長太把膀子一扔，着急的說：『是的是的，不要裝孬像，不怕死的全去。』

天上密扎扎的星，平風靜浪，只聽他們走在山脚根的草上，又又又又的聲音，爬山的人影，如從天上下來一樣，在眼裡上來下去，一閃一閃的過去。

穿過了山，剛走到小趙莊頭上，忽然莊上『匡匡匡匡』的鑼敲起來，這莊一敲，前後幾莊都敲起來了。

馬長太氣死了，盒槍一提，奔上莊捉了兩個人，帶了就走。

在蕩心麥地裡蹲了半天，各莊鑼不敲，槍也不放了，他氣狠狠的問這兩個老百姓：『你們敲鑼做什麼東西的，那個叫你敲的，你就不曉得我們是新四軍嗎？』

這兩個老百姓，被嚇得嘴光打嚙嚙：『先……生，我們不敲得過嗎？那莊如發現有新四軍不敲鑼全莊都要問罪，你佬叫我們有什麼法呢！』

馬長太想想他們大半年前受的罪，突然站起來說：『是的是的，不怪你們，你們回去吧！明天你們就說新四軍多呢！遍地都是的，去吧！去吧！』

日裡他們埋在山根麥田裡，晚上上莊去突擊，一連三晚上，前後王、大小朱、管橋、四個頑鄉公

所，都揪掉，打死兩頭鄉長，四個保長，掃開二十多里的一塊新的乾淨地方。

馬長太帶着十一個人，六夜未合眼，換到一塊二十多里的新地方，他心裡快樂得說不出，把人帶到小周莊，住下休息了。

他六天六夜，眼未閉一下子，腿未停一下子，又萎又困，實在撐不下去了。

他一到小周莊，抱上一抱草，往地上一擦，槍朝頭底下一枕，呼呼大睡了。

鷄子剛叫頭遍的時候，忽然外邊拍拍拍的槍打起來，他從夢中跳起來，一個蹦步子，竄到大門口，嘩嘩嘩嘩就是一梭子機槍，四面的敵人喊起來：『小八子，繳械吧！繳械吧！』

他一聽四面的槍聲已圍上來，知道是難衝出去了，這時大家都已爬起來，却少了周大毛子與張三娘二人，他知道不好，向大家說：『要幹也在這一回子，要拼也在這一回子，要死也在這一回子，要活也在這一回子，沉住氣打。』

李鴻林爬在房頂上，大聲的回答：『你放心，沒得一個做尋種。』朱振明把心口一拍：『要死就死在一塊。』

四合頭的房子，四轉全被敵人佔領，困得緊緊，三個敵人剛走西牆拐往上爬，李鴻林從房上扔下一個手榴彈，轟一聲，三個敵人倒下不動了。

東南角上一個敵人，剛爬上牆頭，被朱振明一刺刀，轟通貫下去。

在一陣刺刀、手榴彈的壓力下，房子四轉，擦下七個死屍，這是敵人第一次衝鋒失敗。

天亮的時候，敵人發動第二次總攻，機槍，炮彈，手榴彈，如雷暴雨一樣。

在黑煙裡，迎着大門，七個敵人衝上來，馬長太的機槍一張嘴，四個倒下去。後牆角李鴻林張道

奎又與敵人戳起刺刀，西南角的牆頭被炮彈炸塌了，三個敵人衝到跟前被張長順的刺刀，一個一個戳回去。

東牆跟大洪子頭炸傷了，腿炸斷了，他還順着牆洞，扔出三個手榴彈，打退東邊的敵人。

馬長太與李永高拾回大洪子，撕開身上的老藍布大褂子，幫他來紮傷口，大洪子只是搖頭、擺手：『你……你去吧！你去帶人打仗，我不礙事，你快去打仗。』

敵人的衝鋒，一次，兩次，一連三次，死傷二十多個，已經洩了氣，一直到中沒有衝鋒。

敵人把周大毛子，張三娘兩人帶到對門喊：『你們不要打，繳械吧！過來一樣子啦！』

馬長太一見周大毛在喊話，在屋上一頭跳下來：『尙尙！老子不殺你這血毒種，老子不是人。』

馬長太一頭衝出大門，敵人三挺機槍，嘩嘩嘩嘩一齊都張了嘴，左腿被打斷了。

朱振明拖過機槍嘩嘩嘩嘩封鎖住敵人迎門的一挺機槍，李永高，張道奎衝出去搶回馬長太。

馬長太的媽，李永高女人，張道奎女人，朱振明媽媽，都被敵人帶來，圍在門口喊：『你們不打了，趕快繳械啦！再不繳械，我們一家人都沒命啦！當真你們就不顧家裡人呢嗎？』

張道奎見女人抱住仔子，格伶伶的喊他繳械、投降，他氣飛了，牙齒咬得吱吱響，潑口罵道：『尙媽媽的，你這毒種女人，我先來打死你。』端起一槍，打得她攢下牙溝去了。

敵人喊話，引誘，什麼都用過，下午開始用炮轟了，一連二十多炮，前邊鍋屋打得燒起來。

敵人趁着火燒的當兒，開始衝鋒，佔領過道，朱振明，李永高，張道奎，三把刺刀，與敵人在大門二面，肉搏四次，十一個敵人的死屍，睡在大門口。

大順子炸死，朱振明膀子戳傷，李鴻林炸死，過道又被砲彈炸燒起來了。

馬長太左腿被打斷，半邊身子麻硬了，看見李鴻林打死了，小順傷了，前邊的房子都燒起來，槍炮，手榴彈打得更兇了，他把身子一傲，爬到牆角上，轟轟轟扔出三個手榴彈，炸死四個敵人，他大聲的喊：『祇要不做孬種，勝利……』。』一句話未喊得出來，又飛來一個炮彈子，在他身後炸起來了。

前邊的房子都燒起來了，敵人又逼近最後三間房子，手榴彈攢光了，子彈打光了，看看最後這三間房子燒起來，李永高，張道奎，朱振明，登在山尖上，看住底下敵人圍住這山頭上，他三人在一頭跳下，只聽克又克又，戳倒六個敵人，趁着烟火冲天，衝出去了。

火熄的時候，王九卿從火裡找出馬長太的死屍，用一條大黃牛，拖到壩橋，在北門外搭一丈多高的死人架子，把死屍橫躺在上面，天天派人下鄉敲鑼，要人去看。

周大毛子，聽張三娘的話，投降了敵人，出賣馬長太，三天未過，王九卿派幾個人，把他帶到大周灘活埋了。

十二 天亮了

杜大嫂得到馬長太犧牲的消息，大家都嚎啕痛哭，她一滴眼淚未掉，很堅強的說：『同志們，這是我害他的，怪我不小心，不要哭，哭是沒有用的，我們應該一滴眼淚不掉，爲他來復仇。』

她的肩上措一枝中正式，手裡提着快慢機，帶着十一個突擊組員，趁着微微的月光，順着一尺多

高的野草荒田，摸過敵人兩道公路，穿下三十多里荒田，天將半夜，她摸到朱大媽家。

朱大媽門一開，抱住她，沒牙的嘴，光在她臉上咬，看看她的脚，十個崛起的脚趾頭，都擦在地下，跟時從自己脚上脫下半舊的藍布鞋，穿上她的黑而發亮的赤脚，陳大嫂也送一件半舊的黑布褂子來，要她穿在身上。

她看看一屋的人圍住她，要她吃東西，要她穿衣服，她心裡更加難受，很認真的向大家說：『諸位一大家子，我對不起你們，我未替你們做一點點事情，害死了你們，我不餓，我是要想辦法去偷回馬長太的死屍……』

大家都喊起來：『你不要焦，屍首埋在北圩外，我們去刨，我們去……』

李正洪帶六個人，拿着六把鐵銼，兇兇的走在前邊，杜大嫂帶着突擊組緊緊跟在後面，剛剛頂到那塊，敵人突然吹起緊急號聲，天已快亮，她知道敵人定然又出動了，隨時便又轉回來。

朱大媽與陳大嫂兩人，看她們走後，便連夜拐出細桔麵弄出餅來，等她們家來吃，誰知朱正洪看天要亮了，不敢帶到莊上來，就藏到沒人靠的空蕩裡，沒得第二個人曉得的地下室裡去。

朱大媽一見她們未回來，連忙與陳大嫂抬起餅，連奔帶跑送去，兩下一見面，雷也打不散，只有一起睡到地下室裡去。

三百多野軍，天未亮，把大小朱莊團團圍住，挨家搜查，朱正洪剛爬上床，頭睡到枕頭上，三個中央軍衝進屋子，一把抓住他：『媽哩皮，不要動，夜裡有游擊隊到你家來的，到那塊去呢？快，快，交出來。』

朱正洪不慌不忙，板起臉來：『我家沒得，你們找。』他的話還未回得出來，拍拍拍就挨了幾個

嘴巴子。

張三娘見周大毛被送到盱眙，她在第二天又跟頑保長郭九林做老婆了，她與郭九林帶着一個搜查隊，在滿莊挨家連床肚、屋山尖，都挖都搗，一直搜查到中飯後，全莊連朱大媽家十一歲的小兒子也被一吊一打，一個人影子未找出來，獸軍的營長眼氣得通紅，把保長郭九林喊去，一見面就是劈面幾拳：『媽的皮，混蛋，報告不實。』當兵的個個都氣得直跳，炮壳子紛紛向狗保長身上堆，把狗保長打癱在地上，喊不出半點聲音，一次大搜朱家莊的風波才息下去。

天剛一黑，地下室跳出十一個游擊隊員，朱正洪等扛着鐵銼，都趕到了，朱大媽陳大嫂亦跟着去偷死尸。

『什麼人，口令，手豎起來。』敵人的哨兵吆喝的聲音，在她們耳朵裡連連的響着，朱正洪輕輕的說：『沒關係，離一百五六十弓遠呢，不是吆喝我們的，快挖。』只聽鐵銼呼呼的響，眨眼時辰，一個三尺多深的土墩挖出來了，把九天的一個僵硬的尸首抬着飛跑。

陳大嫂跑家去把她丈夫一雙新鞋子，穿到馬長太死屍腳上去，朱大媽把自己床上的蓆子拿來裹好死尸，黑地裡，在高高的山根，人不知，鬼不聞，造起一座新坟。

杜大嫂的偷屍的任務完成了，想起日間保長的事情，滿頭火星亂迸，把快機盒槍一拎，揚着嗓子說：『對不起你們大家，你們這樣來幫助我們，關心我們，我們死也不會忘的，現在請大家回去，我們要去報仇了……』

郭九林日裡被打得如瘋掉的狗一樣，睡在床上哇哇的叫，十天兩個男人的張三娘，端一瓷盆的熱水，弄毛絨子手巾，慢慢在洗傷。突然杜大嫂衝進屋子，只聽得快機咯咯……郭九林腦袋開花，

張三娘四腿朝天，到陰間裡去做野夫妻了。

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，陳粟大軍渡過黃河，截斷隴海路，直奔兩淮，一路馬到成功，旗開得勝，遍地勝利消息，傳遍洪澤湖，杜大嫂這支農民隊伍，也在湖裡展翅上岸，積極活動，配合主力追捕敵人。

杜學華這時在反攻大軍裡，一同打回家鄉，他接受任務來聯絡地方武裝。

杜學華在山窪裡，遠遠望見前邊一趟農民隊伍，走在最前邊的是一位女子，心裡正把不定，這女子手拎快機盒槍已到她面前，呆呆看……。

杜大嫂看見一個武裝整齊的新四軍，正準備上前探聽勝利消息，忽然楞住了『你……你不是學華嗎？……』

杜學華上前抓住她的手，『鴨保媽，你這樣的好，媽媽與兩個孩子呢？』

『孩子丟在外婆家，媽媽等你回去，你是會看到的……』

大家圍住杜學華，問他勝利消息，杜學華丟開她的手，激昂的說：『大家下勁吧！我們是從黃河北反攻過來了，我今天在前線指揮部，特地來聯絡地方武裝的，好你們快去吧！敵人已經到滅亡的時候了。』

到處的敵人，一聽天兵南下，魂飛魄散，拖家帶眷，紛紛向盱眙逃命，杜大嫂連夜率領六個衝直闖，活捉十一個頑鄉保長，繳到三支卡品槍，七支步槍，領着七千多個老百姓，三夜平燬十六個頑據點，逮捕六十多個蔣特爪牙。

十七號的下午，她帶住分離九個半月的兩個孩子，嘴笑得合不起來，領着兩千多受苦的農民，如

鵝子飛一樣，在最前邊跑，趕到前線指揮部去歡迎。

××指揮員，從屋子裡走出來，一把握住她的手，拍拍她的肩背：『你是偉大的女中英雄，我們要向你學習。』

杜學華在隊裡走出來，一把抱住兩個孩子，緊緊咬住嘴巴：『我乖乖！心！你認識爸爸嗎？』

兩個孩子，頭兇在他懷裡撞了幾撞，嗚嗚的哭起來。

兩千多人，臉上浮起勝利的笑容，高呼着：『天亮了，天亮了！』一片洪亮的歡聲，聽到二里路去。

杜大嫂看看丈夫，看看兩個孩子，又看看這許多的人，面孔上發出興奮的紅光，像太陽初昇一樣。

杜 大 嫂

1949.8. 初版

遼. 1-5000

基本定價

元